

渭南文集

陸放翁集

三

和16
92
3



門和16
號92
卷8

渭南文集卷第十七

山陰陸游務觀著

記

雲門寺聖院記

雲門寺自晉唐以來名天下父老言晉盛時繚山並溪樓塔重複依巖跨壑金碧飛踊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歸遊觀者累日乃遍徃徃迷不得出雖寺中人或旬月不相覩也入寺稍西石壁峰為看經院又西為藥師院又西繚而北為上方已而少衰於是看經別為寺曰顯聖藥師別為寺曰雍熙最後上方亦別曰壽聖而古雲門寺更曰淳化

清南文集 卷之十七
一山凡四寺壽聖最小不得與三寺班然山尤勝絕遊山者自淳化歷顯聖雍熙酌煉丹泉闕筆倉追想葛稚川王子敬之遺風行聽灘聲而坐蔭木影徘徊好泉亭上山水之樂饜飫極矣而亭之旁始得支徑逶迤如綫脩竹老木恠藤醜石交覆而肉立破岬絕澗奔泉迅流喊呀而噴薄方暑凜然以寒正晝仰視不見日景如此行百餘步始至壽聖斬然孤絕老僧四五人引水種蔬見客不知拱揖客無所主而去僧亦竟不知辭謝好奇者或更以此喜之今年予來寺而四五人者相與送予至新谿且曰吾寺舊無記願得君之文磨刻岬石予異其朴野而能知此也遂與

爲記然憶爲兒時往來中今三十年屋益古竹樹益蒼老而物色益幽竒予亦有白髮矣顧未知予之文辭亦能少加老否寺得額以治平某年某月後九十餘年紹興丁丑歲十一月十七日吳興陸某記

寧德縣重修城隍廟記

禮不必皆出於古求之義而稱揆之心而安者皆可舉也斯人之生食稻而祭先嗇衣帛而祭先蠶飲而祭先酒畜而祭先牧猶以爲未則凡日用起居所賴者皆祭祭門祭竈祭中雷之類是也城者以保民禁姦通節內外其有功於人寔大顧以非古黜其祭豈人心所安哉故自唐以來

郡縣皆祭城隍至今世尤謹守令謁見其儀在他神祠上社稷雖尊特以令式從事至祈禳報賽獨城隍而已則其禮顧不重歟寧德爲邑帶山負海巖巖白鶴之嶺其高摩天其峻立壁肩者股栗乘者心掉飛鸞關井之水濤瀾洶湧蛟鱗出沒登舟者涕泣與父母妻子別已濟者同舟更相賀又有氣霧之毒龜鼉蛇蠶守宮之蠱郵亭逆旅徃徃大署墻壁以道出寧德爲戒然邑之吏民獨不得避則惟神之歸是以城隍祠比他邑尤盛祠故在西山之麓紹興元年知縣事趙君詵之始遷于此二十八年五月權縣事陳君據復增築之高明壯大稱邑人尊祀之意旣成屬

某

爲記某曰幽顯之際遠矣惟以其類可感故古之祭者必思其所嗜好夫神之所以爲神惟正直所好亦惟正直君儻無愧於此則擷澗谿之毛挹行潦之水足以格神不然豐豆碩俎是諂以求福也得無與神之意異耶旣以勵君亦以自勵又因以勵邑人八月一日右進功郎主簿陸

某

記

瀟亭記

瀟山道人廣勤廬於會稽之下伐木作亭苦之以茅名之曰瀟亭而求記於陸子吾聞鄉居邑處父兄弟相扶持以生相安樂以老且死者民之常也士大夫去而立朝散

之四方功名富貴足以老而忘返矣猶或以不得車騎冠蓋雍容於途以夸其隣里而光耀其族媼爲憾惟浮屠師一切反此其出遊惟恐不遠其遊之日惟恐不久至相與語其平生則計道里遠近歲月久暫以相高嗚呼亦異矣勤公之心獨不然言曰吾出遊三十年無一日不思瀟而適不得歸未嘗以遠遊夸其朋儕其在瀟亭語則瀟也食則瀟也煙雲變滅風雨晦冥吾視之若瀟之山樵牧往來老稚嘯歌吾視之若瀟之人疏一泉移一石執一草木率以瀟觀之恍然不知身之客也夫人之情無不懷其故者浮屠師亦人也而忘其鄉邑父兄弟無乃非人之情乎

自堯舜周孔其聖智千萬於常人矣然猶不以異於人情爲高浮屠師獨安取此哉則吾勤公可謂篤於自信而不移於習俗者矣故與爲記紹興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記

煙艇記

陸子寓居得屋二楹甚隘而深若小舟然名之曰煙艇客曰異哉屋之非舟猶舟之非屋也以爲似歟舟固有高明與麗踰宮室者矣遂謂之屋不可耶陸子曰不然新豐非楚也虎賁非中郎也誰則不知意所誠好而不得焉粗則其似則名之矣因名以課實子則過矣而予何罪予少而多病自計不能效尺寸之用於斯世蓋嘗慨然有江湖

之思而飢寒妻子之累劫而留之則寄其趣於煙波洲鳥
蒼茫杳靄之間未嘗一日忘也使加數年男勝鉏犁女任
紡績衣食粗足然後得一葉之舟伐荻釣魚而賣芟芡大
松陵上嚴瀨歷石門沃洲而還泊於玉笥之下醉則散髮
扣舷爲吳歌顧不樂哉雖然萬鍾之祿與一葉之舟窮達
異矣而皆外物吾知彼之不可求而不能不眷眷於此也
其果可求歟意者使吾胸中浩然廓然納煙雲日月之偉
觀攬雷霆風雨之奇變雖坐客膝之室而常若順流放擢
瞬息千里者則安知此室果非煙艇也哉紹興三十一年
八月一日記

復齋記

仲高於^其爲從祖兄^其蓋少仲高十有二歲方^其爲童子
時仲高文章論議已稱成材冠裳帶博車騎雖容一時名
公卿皆慕與之交諸老先生不敢少之皆謂仲高仕進且
一日千里自從官御史識者惟恐不得如仲高者爲之及
其丞大宗正出使一道在他人亦足稱矣仕在仲高則謂
之蹉跌不偶可也顧曾不暖席遂遭口語南遷萬里凡七
閱寒暑不得內徙與仲高親厚者每相與燕遊輒南望歎
息出涕因罷酒去如是數矣然客自海上來言仲高初不
以遷謫瘴癘動其心方與學佛者遊落其浮華以反本根

非復管日仲高矣聞者皆悵然自以為不足測斯人之淺深也隆興元年夏某自都還里中始與兄遇視其貌淵乎似道聽其言簡而盡所謂落浮華反本根者乃親見之嘗對榻語至丙夜謂某曰吾名吾燕居之室曰復齋子為我記某自念少貧賤仕而加甚凡世所謂利欲聲色足以敗志汨心者一不踐其境兀然枯槁似可學道者然從事於此數年卒無毛髮之得若仲高馳騁於得喪之場出入於憂樂之域而自得者乃如此非深於性命之理其孰能之某蓋將就學焉敢極道本末以為復齋記

青州羅漢堂記

隆興元年秋九月某訪故人奕公於青山之下與奕公別蓋十有餘年矣聞某至曳杖出迎松間黔瘠腊如殘雪覆頂相與握手訪問朋舊且悲且喜既至其居脩廊邃屋曲拆皆有意已而入法堂之東室忽見澗壑巖竇飛泉迅流菩薩阿羅漢翔遊其中使人如身在我眉天台應接不暇奕公從旁笑曰此吾使工人幻為之者也始王君某築是庵於墓左以資其先人之福而請吾居焉王君閉門讀書未嘗少貶於世顧於吾獨委曲周盡吾亦感其意為之畱而弗去者十年凡此土木金碧以為像設供養之具者積費千金王君無絲毫計惜而吾之心志亦竭於是乎子為

我記嗚呼其不天少罹閔凶今且老矣而益貧因每遊四方見人之有親而得致養者與不幸喪親而塋祭之具可以無憾者輒悲痛流涕愴然不知生之爲樂也聞王君之事旣動予心又况奕公勤勤之意乎記其可辭明年七月一日甫里陸其記

鎮江府城隍忠祐廟記

漢將軍紀侯以死脫高皇帝於滎陽之圍而史失其行事司馬遷班固作列傳弗載也維 宋十一葉 天子駐蹕吳會改元乾道正月甲子右中奉大夫直敷文閣知鎮江府方濬言府當淮江之衝屏衛王室號稱大邦自故時祀

紀侯爲城隍神莫知其所以始然實有靈德以此其邦之人禱祈禴禳昭答如響紹興隆興之間虜北入塞金鼓之聲震于江孺吏民不知所爲則惟神之禱雖虜畏 天子威德折北不支退舍請盟府以無事至於流徙蔽野兵民參錯而居處弗驚疾癘以息則神實陰相之吏其敢貪神之功以爲己力乎謹上尚書願有以褒顯之以慰父兄子弟之心越三月癸丑 詔賜廟額曰忠祐 詔下而方公爲兩浙轉運副使右朝散大夫直徽猷閣呂公擢來知府事侈 上之賜五月癸亥大合樂盛服齊莊躬致 上命神人協心霧雨澄霽靈風肅然來享來臨於是呂公以屬

某曰願有紀焉某惟紀侯忠奮於一時而暴名於萬世功
施於漢室而見褒於聖宋身隕於滎陽而血食於是邦
士惟力於爲善而已豈有有其善而不享其報者乎吏之
仕乎是邦者必將有事於廟有事於廟者必將有考於碑
其尚知所勉焉母爲神羞六月祭未記

黃龍山崇恩禪院三門記

自浮屠氏之說盛於天下其學者尤喜治宮室窮極侈靡
儻者或病焉然其成也無政令期會惟太平久公私饒餘
師與弟子四出丐乞積累歲月而後能舉其壞也無衛守
誰何一日寇至則立爲草莽丘墟故天下亂則先壞治則

後成予於是益獨有感焉黃龍山方南公時學者之盛名
天下而其居亦稱焉中更夷狄盜賊大亂之後學者散
施者弗至昔之閎壯鉅麗者嘗委地矣自庚申訖丁亥二
十餘年之間乃能粲然復興樓塔殿閣空翔地踴鐘魚之
聲聞十餘里法席之盛殆庶幾南公時是非兵革之禍不
作遠方之氓蕃息阜安得以其公賦私養之餘及於學佛
者則此山且爲虎狼魑魅之所宅矣而安能若是哉禪師
升公方以身任道起其法於將墜間蓋未足言獨書予所
感使凡至山中者皆知前日之禍亂嘗如此而國家之
憂露函育斯民若是其深吏勤其官民力其業相與思報

上之施焉升公豈不得所願哉乾道三年正月十四日左
通直郎陸某記

王侍御生祠記

乾道七年二月知夔州濟南王公新作貢院成越三月夔
歸萬施梁山六郡之士不謀同辭曰夔雖號都督府
而僻在巴峽無贏財羨王公之爲是役也寸寸銖銖心計
而手度之索月乃成形容爲癯髮爲盡白其德於士豈有
既耶盍圖所以報者乃相與築祠於院之東堂畫像惟肖
又相與屬予記之予曰公之施厚矣祠未足報也士則曰
吾等將日夜勉於學父兄詔子弟於家長老先生訓諸生

於鄉期有以應有司之求如是足乎予曰未也郡國貢士
於天子天子命近臣與館閣文學之士選其尤者而親策
之於廷策旣上 天子爲親第其名謂之進士進士將相
儲也自是而起於朝其任政事母伏嘉言母醜衆正其任
言責母比大吏母置宵人其任百執事守節秉誼宿道鄉
方母懷讓母服讓使天下稱之史臣書之曰是夔州所貢
士也士以是報公公以是報 天子乃可無愧而予於記
亦無愧辭矣若何皆曰唯敢不力乾道七年三月十五日
左奉議郎通判軍州主管學士兼管內勸農事陸某記

東屯高齋記

少陵先生晚遊夔州愛其山川不忍去三徙居皆名高齋
質於其詩曰次水門者白帝城之高齋也曰依藥餌者瀼
西之高齋也曰見一川者東屯之高齋也故其詩又曰高
齋非一處予至夔數月吊先生之遺迹則白帝已廢爲丘
墟百有餘年自城郭府寺父老無知其處者况所謂高齋
乎瀼西蓋今夔府治所畫爲阡陌裂爲坊市高齋尤不可
識獨東屯有李氏者居已數世上距少陵財三易主大曆中
故券猶在而高齋負山帶谿氣象良是李氏業進士名襄
因郡博士雍君大椿屬予記之予太息曰少陵天下士也
早遇明皇肅宗官爵雖不尊顯而見知實深蓋嘗慨然以
稷卨自許及落魄巴蜀感漢昭烈諸葛丞相之事屢見於
詩頃挫悲壯反覆動人其規模志意豈小哉然去國寢久
諸公故人熟睨其窮無肯出力比至夔客於柏中丞嚴明
府之間如九尺丈夫俛首居小屋下思一吐氣而不可得
予讀其詩至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之句未嘗不流涕
也嗟夫辭之悲乃至是乎荆卿之歌阮嗣宗之哭不加於
此矣少陵非區區於仕進者不勝愛君憂國之心思少出
所學佐天子興正觀開元之治而身愈老命愈大謬坎壈
且死則其悲至此亦無足恠也今李君初不踐通塞榮辱
之機讀書絃歌忽焉忘老無少陵之憂而有其高少陵家

東宅不浹歲而君數世居之使死復生予未知少陵自謂
與君孰失得也若予者仕不能無媿於義退又無地可耕
是直有慕於李君爾故樂與爲記乾道七年四月十日山
陰陸某記

樂郊記

李晉壽一日圖其園廬持示余曰此吾荊州所居名樂郊
者也荊州故多賢公卿名園甲第相望自中原亂始以吳
會上流常宿重兵而衣冠亦遂散去太平之文物前輩之
風流蓋略盡矣獨吾樂郊日加葺文竹奇石蒲萄來禽勺
藥蘭茝菱芡菡萏之富爲一州冠其尤異者往往累千里
致之子幸爲我記予官硤中始與晉壽相識長身鐵面音
吐鴻暢遇事激烈奮發以全軀保妻子爲可鄙其意氣豈
不壯哉及爲客置酒出佳侍兒陳書畫琴棋相與娛嬉則
雍容都雅風味乃甚可愛雖梁宋間少年貴公子不能過
蓋其多材藝知張弛如此然自少時不喜媒聲利有官不
仕窮園林陂池之樂者且三十年每自謂泉石膏肓及來
夔州諸公始大知之合薦於朝議者爲晉壽當以少伸
於世爲喜而晉壽顧不然獨眷眷於樂郊不忍暫忘嗚呼
出處一道也仕而忘歸與處而不能出者俱是一癡未易
是泉石非鍾鼎諸公之薦蓋貶晉壽膏肓而使爲世用異

時晉壽成功而歸高牙在前千兵在後擅畫繡之榮以賁
斯園荆楚多秀民尚有賦其事者乎乾道七年六月十一
日笠澤陸某記

對雲堂記

巫故郡自秦以來見於史其後罷郡猶為壯縣杜少陵扁
舟下白帝過焉為賦歸字韻五字詩詩傳天下由是巫縣
名益重 宋建中靖國之元黃太史始脫鈞黨自蜀之荆
訪少陵遺迹客縣治之東堂畱字壁間有坐卧對南陵雲
山陰晴變態之語詎乾道辛卯逾一甲子無舉出者郵城
李德脩來為令風流儒雅翩翩佳公子因廢址作堂與客

若之舉酒屬山陰陸務觀曰子為予名且記復興之歲
務觀既取太史語名之且曰僕行年五十閱世故多矣所
謂朝夕百變者奚獨雲山哉一日進此道幻醫消情塵滅
真實相見雖巍乎天地浩乎古今變壞不停與浮雲遊塵
空華青暈初無少異也德脩方吏退時清坐堂上試以僕
言觀之德脩名普務觀名某 臈月乙卯之夕大醉中秉燭
梅花下記

靜鎮堂記

四川宣撫使故治益昌樞密使清源公之為使也始徙漢
中郎以郡治為府郡自兵火滌地之後一切草創公至未

幾凡營壘廩庫吏士之廬皆築治之使堅壯便安可以支久而府獨仍其故西偏有便坐日受群吏謁見與籌邊治軍燕勞將士靡不在焉而頽壞尤甚公既留三年官屬數以請始稍加葺易其傾橈徹其蔽障不費不勞挾日而成會 上遣使持 親詔賜黃金匱寶熏珍劑以彰殊禮公

遂撫 詔中靜鎮坤維之語名新堂曰靜鎮而命其屬陸

某記之 某辭謝不獲命則再言曰以財勝物易以靜鎮物

難以靜鎮物惟有道者能之泰山喬嶽之出雲雨明鏡止

水之照毛髮則靜之驗也如使萬物並作吾與之逝衆事

錯出吾為之變則雖弊精神勞思慮而不足以理小國寡

民况任天下之重乎歲庚寅 某自吳適楚過廬山東林山

中道人為 某言公嘗憇此院閉戶面壁終夏不出老宿皆

愧之則公之剗心受道蓋非一日矣世徒見公馳騁於事

功之會而不知公枯槁澹泊蓋與山棲谷汲者無異徒見

公以才略奮發不數歲取公輔而不知公道學精深尊德

義斥功利卓乎非世俗所能窺測也而 上獨深知之故

詔語如此傳曰知臣莫若君詎不信哉雖然 某以為今猶

未足見公也虜暴中原久握聞于天天且悔駸盡以所覆

界上而公方弼亮神武紹開中興異時奉鸞駕奠京邑屏

符瑞之奏抑封禪之請却渭橋之朝謝玉關之質然後能

寃公靜鎮之美云乾道八年七月二十五日門生左承議
郎權四川宣撫使司幹辦公事兼檢法官陸某謹記

藏丹洞記

漢嘉郡治之西偏望雲樓東有石穴天將雨輒出雲氣予
疑而發之則石室屹立室之前地中獲瓦缶矐矮貯丹砂
雲母竒石或爛然類黃金意其金丹之餘也悉歛而檀藏
輸諸府庫緘識惟謹予嘗讀丹經言古得道至人藏丹留
於名山非當僊者輒不見雖見亦輒變化今是丹不藏名
山而近在官寺之側予以塵垢衰病之餘又輒見之是與
丹經之說大異或謂丹藏于此遠矣方上古未爲城邑時

西望三峩東帶大江山川秀傑蓋宜爲僊真煉藥騰舉之
地至予輒見之者豈神物隱見有時而予適逢其時與丹
之伏而不見者常多見者常寡雖嵇叔夜葛稚川不免齋
恨以脫而予顧得見焉茲非幸與乾道九年秋八月辛未

山陰陸

某記

渭南文集卷第十七

渭南文集卷第十八

山陰陸游務觀著

目記

籌邊樓記

淳熙三年八月既望成都子城之西南新作籌邊樓四川

制置使知府事范公舉酒屬其客山陰陸某曰君為我記

按史記及地志唐李衛公節度劍南實始作籌邊樓廢久

無能識其處者今此樓望犍為犍道黔中越雋諸山川方

域皆畧可指意者衛公故趾其果在是乎樓既成公復按

衛公之舊圖邊城地勢險要與蠻夷相入者皆可考信不

疑雖然公於邊境豈真待圖而後知哉方公在中朝以洽
聞強記擅名一時天子有所顧問近臣皆推公對莫敢
先者其使虜而歸也盡能道其國禮像刑法職官宮室城
邑制度自幽薊以出居庸松亭關並定襄五原以抵靈武
朔方古今戰守離合得失是非一皆究見本末口講手畫
委曲周悉如言其闕內事雖虜耆老大人知之不如是詳
也而况區區西南夷距成都或不過數百里一登是樓在
目中矣則所謂圖者直接故事而已請以是爲記公慨然
曰君之言過矣予何敢望衛公然竊有幸焉衛公守蜀牛
奇章方居中每排沮之維州之功旣成而敗今予適遭瀆

明寬大之朝論事薦更奏朝入而夕報可使衛公在蜀適
得此時其功烈壯偉詎止取一維州而已哉某曰請併書
公言以詔後世可乎公曰唯唯九月一日記

銅壺閣記

天下郡國自譙門而入必有通達達於侯牧治所惟成都
獨否自劔南西川門以北皆民廬市區軍壘析而西道北
爲府府又無臺門與他郡國異考其始蓋自孟氏國除僭
霸國之僭侈而然至蔣公堂來爲牧乃南直劔南西川門
西北距府五十步築大閣曰銅壺事書於史崇寧初以火
廢政和中吳公拭因其距復侈大之雄傑闕溪始與府稱

淳熙二年夏六月令敷文閣直學士范公以制置使治此府始至或以閣壞告公曰失今不營後費益大於是躬自經畫趣令而緩期廣儲而節用急吏而寬役一旦崇成人徒馭其山立翬飛業然摩天不知此閣已先成於公之會中矣夫豈獨閣哉天下之事非先定素備欲試爲之事已紛然始狼狽四顧經營勞弊其不爲天下笑者鮮矣方閣之成也公大合樂與賓佐落之客或舉觴壽公曰天子神聖英武蕩清中原公且以廊廟之重出撫城師比舉燕趙西畧雍并挽天河之水以洗五六年腥羶之污登高大會燕勞將士勒銘奏凱傳示無極則今日之事蓋未足道

識者以此舉大事不難矣其可闕書四月己卯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陸某記

彭州貢院記

國家三歲一貢士天子先期爲下詔書與郊祀天地埒及試于禮部既中選矣天子親御殿發策詢天下事第其高下及親御殿賜以科名其禮可謂重矣蓋以爲所與共代天理物而守宗廟社稷於無窮者實在是也然則郡國貢士顧可不重耶彭州舊無貢院每科舉輒寓佛祠祠乃在城外士不以爲便淳熙三年知州事王公敦詩通判州事鄧公樞始采進士穆滂陳仲山楊倫蘇松等議取廢

驛故地爲貢院凡郡之士奔走後先肩袂相屬壁堅材良山積雲委自正月壬子至七月癸亥訖事用緡錢萬五千六百有奇役工稱是重門大堂高閣邃深繚以脩廡沈沈翼翼分職它事各有攸處既成王公徙利州路轉運判官書來屬予爲記鄧公又繼以請明年正月朝奉大夫王公序來知州事則又以請予發書歎曰俗壞久矣上下相戾後先相傾者天下皆是也今彭之士大夫與王公鄧公謀同心協若出一人固已異矣後王公事不出已而不忘其成不檢其能惟懼後之無傳可不謂賢哉使士之貢於朝而仕者相時之宜從人之欲以舉萬事如王公鄧公視人之善若已有之如後王公則利澤被元元勲業垂竹帛將孰禦焉士尚知所勉哉四年五月丁未朝散郎主管台州

崇道觀陸某記

撫州廣壽禪院經藏記

淳熙己亥冬十二月予使江西治在撫州其東是爲廣壽禪院每出輒過焉僧守璞方爲輪藏予至始至也纔屹立十餘柱其上未瓦其下未甃其旁未垣經未甃織其止山立其作雷動神呵龍負可怖可愕丹堊金碧殆無遺功而守璞儼然燕坐爲其徒說出世間法土木梓匠之問不至丈室若未嘗有是役者比明年冬十一月予被命詣行

在所璞乃礪石乞予爲記予慨然語之曰子棄家爲浮屠
氏祝髮壞衣徒跣行乞無冠冕軒車府寺以尊也無官屬
胥吏徒隸以爲奉也無鞭笞刀鋸囹圄桎梏與夫金錢粟
帛爵秩祿位以爲刑且賞也其舉事宜若甚難今顧能不
動聲氣於期歲之間成此奇偉壯麗百年累世之迹予切
怪士大夫操尊權席勢假命令之重耗府庫之積而翫歲
愒日事功弗昭又遺患於後其視子豈不重可愧哉既諾
其請又具載語守璞者以勵吾黨云是月十九日朝請郎
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賜緋魚袋陸某記

成都西浦國寧觀古楠記

予在成都嘗以事至沉犀過國寧觀有古楠四皆千歲木
也枝擾雲漢聲挾風雨根入地不知幾百尺而陰之所庇
車且百兩正晝日不穿漏夏五六月暑氣不至涼如九秋
成都固多壽木然莫與四楠比者予益愛而不能去者彌
日有石刻立廡下曰是仙人遽君手植予歎曰神仙至人
手之所觸氣之所呵羸疾者起盲聵者愈榮盛枯朽而金
玉瓦石不難况其親所培植哉久而不槁不死固宜欲爲
作詩文會多事不果嘗以語道人遽昌老真叟以爲恨既
去蜀三年而昌老以書萬里屬予曰國寧之楠幾伐以營
繕郡人力全乏僅乃得免懼卒不免也君爲我終昔意予

發書且歎且喜夫勿翦黼裳恭敬棗梓愛其人及其木自古已然始以蜀事言之則唐節度使取孔明祠栢一小支爲手板書於圖志今見非詆蔣堂守成都有美政止以築銅壺閣伐江瀆廟一木坐誑言罷亦書國史且王建孟知祥父子專有西南窮土木之侈沉犀近在國城數十里間而四楠不爲當時所取彼猶有畏而不敢者况今 聖主以恭儉化天下有夏禹甲宮室漢文罷露臺之風專闢方尚皆重德偉人豈其殘滅千歲遺迹侈大棟宇爲王孟之所難哉意者特出於吏胥梓匠欺罔專恣以自爲功而已使有以吾文告之者讀未終篇禁令下矣然則其可不書

淳熙九年六月一日朝奉大夫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山陰

陸某記

書巢記

陸子既老且病猶不置讀書名其室曰書巢客有問曰鵲巢于木巢之遠人者燕巢于梁巢之襲人者鳳之巢人瑞之象之巢人覆之雀不能巢或奪燕巢巢之暴者也鳩不能巢伺鵲育雛而去則居其巢巢之拙者也上古有有巢氏是爲未有宮室之巢堯民之病水者上而爲巢是爲避害之巢前世大山窮谷中有學道之士棲木若巢是爲隱居之巢近時飲家者流或登木杪酣醉呼則又爲狂士

之巢今子幸有屋以居牖戶墻垣猶之比屋也而謂之巢何耶陸子曰子之辭辯矣顧未入吾室吾室之內或栖于櫝或陳于前或枕藉于床俯仰四顧無非書者吾飲食起居疾痛呻吟悲憂憤歎未嘗不與書俱賓客不至妻子不覲而風雨雷電之變有不知也閒有意欲起而亂書圍之如積稿枝或至不得行則輒自笑曰此非吾所謂巢者耶乃引客就觀之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客去陸子歎曰天下之事聞者不如見者知之爲詳見者不如居者知之爲盡吾儕未造大道之堂與自藩籬之外而妄議之可乎因書以自警淳熙九月九

月三日甫里陸某務觀記

景迂先生祠堂記

明州船塢新作故侍讀晁公祠成監塢事襄陽王君鈇因通判州事丹陽蘇君玘移書某爲之記自春徂秋凡十許書請不勸某於公爲彌甥方踉蹌學步時已獲拜公則今於爲記誠不當以薄陋辭謹按公諱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父自號景迂生元豐元祐間已爲知名士崇寧後坐上書邪等斥不得立朝臨民故連爲祠廟筦庫吏其爲船塢則大觀政和間也寓舍直桃華渡而官寺有亭曰超然公方爲世僂人士夫遇諸途噤莫敢語况有拜下者簿書稍

暇則以讀書爲樂時時見於文章如汪伯更哀辭祭鄒文
忠公皆傳天下亦間與爲佛學者延慶明智師遊謂者所
謂天台教至今其徒以爲重雖然此猶未足言公也公之
學深且博矣於易自商瞿下至河南邵先生於書自伏生
下至泰山姜先生於詩雜以齊魯韓三家不格於毛鄭於
春秋考至賈誼董仲舒不膠於啖趙其所引據多先秦古
書藏山埋冢之祕卓乎獨立確乎自信雖引天下而與之
爭不能奪卒成一家之說諸儒並傳向非擯斥踈置於荒
遠寂寞之地如在船塲時則雖公之敏此功未易成也於
序士之棄日豈馳驚於富貴功名哉弊精神於事爲之未
謀衣食於涯分之外忽焉不知老之至者多矣登堂而均
公之風采讀記而稽公之學術其亦自省哉公之文章本
二百卷中原喪亂後其家復集之益以南渡至歿時所作
纔得六十卷而士大夫猶未盡見也郡人能言公舊事者
曰一日部使者來治船事詎責甚峻公從容對曰船待木
乃成木非錢不可致今無錢致木則無船適宜使者爲發
愧去觀公平生大節一言折庸人之驕益不足書而郡人
所願書故亦不敢畧云淳熙十年九月丁丑朝奉大夫主
管成都府玉局觀山陰陸某記并書

園覺閣記

淳熙十年某月某日徑山興慶萬壽禪寺西閣落成會是歲某月某日詔賜住持僧寶印御注圓覺經且命

某

爲之序於是道俗咸曰賜經與閣成同時宜勝曰圓覺之閉且刻石以侈盛事於是又成曰陸

某

宜爲記寶印以

衆言來諭

某

於山陰大澤中

某

蹴然不敢辭恭惟

聖天

子以聰明睿知之資體堯蹈舜深造道妙悟一心於萬法之中既已博極皇墳帝典義圖魯史之祕而象胥所傳木葉旁行亦莫不究極以大圓覺爲我世界悼士之陋多岐私智昧乎大同乃以萬機之餘親御訓釋凡十二士之所問調御之所說佛陀波羅之所譯宗密之所注裴休之

所言皆水釋縷解於

宸筆之下十日並照物無遁形百

川東歸海無異味如旣望月無有缺憾如大寶鏡莫不照了東夷南蠻西戎北狄霜露所墜日月所照莫不共此大圓覺中魯之逢楚之黃冠竺乾之染衣祝髮平時相與爲矛盾爲冰炭者亦莫不共在此大圓覺中不偏不欠不迷不謬垂之千萬億世亦莫不然而寶印以山林枯槁之士名徹九重得以大覺禪師懷璉入侍仁宗皇帝故事覲清光承聖問受好賜序鉅典又此閣壯麗首冠一山費至三十萬錢其落成也適當賜經之時山川動色神龍踴躍於虛盛哉方閣之未建也東偏有千僧閣紹興中

大慧禪師宗杲法門之傑方住山時衆溢千數故以是名
閣然自今觀之雖阿僧祇衆猶爲限量也豈若園覺之廣
大無邊也哉顧^其衰且病學問廢落文思局澁而名山盛
事本未閎闊非區區筆力所能演述實以爲愧懼云淳熙
十年十一月十四日朝奉大夫主管成都府玉局觀陸^其
記

能仁寺捨田記

淳熙十三年三月乙巳承節郎河東薛純一詣紹興府自
言生長太平蒙被德澤念亡益縣官不勝悽悽報國之心
願以家所有山陰田千一百畝歲爲米千三百石有奇入

大能仁禪寺祝

兩君聖壽安撫使龍圖丘公視牒異之

問所以然純一曰昔漢卜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且曰
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有財者而輸之如此可
滅也今 天子垂拱穆清北虜讐服歲時奉貢純一弗獲
傾貲備軍興一日費故因像教爲 兩宮祈年誠愚慙不
識法令罪死不宥願言之 朝卽伏斧鑕不敢悔於是龍
圖嘉其意爲上尙書戶部純一乃因寺之住持僧子昕來
告予請撰次本末爲記予辭謝不可則語之曰子雖列在
男爵曩嘗舉進士試禮部繼今益能修其業以自致于顯
榮則所以報 國者豈若是而已雖然是已足以勵風俗

助教化使貪冒者廉怠忽者奮學祿賜而忘報者愧豈不可書也哉田之頃畝賦役及別以錢權其子本以待凶歲則具書于碑陰俾後有考焉五月十三日記

常州開河記

隋疏大渠自今京口毗陵姑蘇嘉興以抵于臨安初以備巡幸而後世因爲漕大利故得不廢渠貫毗陵城中徐行東注獨南水門受荆谿之水爲惠明河醜爲二股皆會於金斗門慶曆中太守國子博士李公餘慶始疏顧塘河益引惠明水注之漕渠顧塘地勢在漕渠後故俗又謂之後河崇寧初太守給事中朱公彥復增濬之方是時毗陵多

先生長者以善俗進後學爲職故儒風蔚然爲東南冠及余公中霍公端友皆策名天下士第一則說者遂歸之後河曰是爲東南文明之地鄒忠公方居鄉士所尊事而化服者忠公避不敢居因以後河實之而爲記淳熙十四年今太守林公下車逾年既尊禮其諸老先生延見其秀民所以表勵風俗而激勸儒者日夜不敢少怠弦歌之盛殆軼於承平時矣而或以後河告者亦不廢也後河自崇寧後不治者積數十年中更兵亂民積瓦礫及治家棄澤故地益堅確夏六月林公乃蒐閒卒捐羨金分命其屬治之不淹旬渠復故道袤若干深若干脩若干乃以書屬于曰

願記其事予謂渠之興自為一郡之利不必為士之舉有司者設然城南衣冠以杜固鑿而頓減則後河成廢與士之舉有司者相為盛衰亦自有理太王遷岐成王都洛首觀川原谷卜筮其由來蓋尚矣則林公兼取焉顧不可哉士益勉之以母負公之意公名祖洽字子禮明州鄞人世以經行顯云渠成之歲十二月二日記

渭南文集卷第十八

渭南文集卷第十九

山陰陸務觀著

記

明州育王山買田記

紹興元年 高皇帝行幸會稽 詔明州阿育王山廣利禪寺上 仁宗皇帝賜僧懷璉詩頌親札念無以鎮名山慰眾志乃書佛頂光明之塔以賜又申以 手詔特許買田贍其徒逾五十年未能奉 詔佛照禪師德光以大宗師自靈隱歸老是山慨然曰僧寺母輒與民質產令也今特許勿用令 高皇帝恩厚矣其可弗承且昔居靈隱時

壽皇聖帝召入禁闈顧問佛法宴賜金錢其敢爲他費
乃盡以所賜及大臣長者居士脩供之物買田歲入穀五
千石而遣學者義銛求記於陸某某方備史官其紀高
皇帝遺事職也不敢辭惟茲四明表海大邦自嘉祐紹興
兩賜宸翰雲漢之章下飾萬物於是山君波神効珍受
職龜鼉蛟鱓頌伏退聽惡氣毒霧收斂澄廓萬里之舳五
方之賈南金大貝委積市肆不可數知陂防峭壁年穀登
稔於虜盛哉今德光又廣上賜斷兩宮之壽植天下
之福無疆惟休時萬時億刻之金石於是爲稱咨爾學者
安食其間明已大事傳佛大法報上大恩將必有在不

然不耕而食既飽而嬉厲民以自養豈不甚可愧哉淳熙

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朝議大夫尚書禮部郎中兼實

錄院檢討官陸某記

建寧府尊勝院佛殿記

建寧城東永安尊勝禪院成於唐僖昭間壞於建炎之末
稍茸於紹興之庚申自佛殿始方是時院大壞塗地趣於
復立以慰父老心故不暇爲吏久計未四十年遽復頽圯
適懷素者來爲其長老乃慨然曰殿大役也舍是弗先吾
則不武乃廣其故基北南西東各三尺意氣所感助者四
集瓌材珍產山積雲委其最巨者石窠村之杉修百有三

十尺圍十有五尺其餘益稱是凡費錢三百萬有奇而竹木專甃黝堊之樂施者工人役夫之樂助者不在是數其成之歲月淳熙戊申冬十一月庚子也越四年紹熙辛亥五月予友人方君伯謨移書爲懷素求文爲記予爲言之曰世多以浮屠之人舉誚吾士大夫以爲彼無尺寸之柄爲其所甚難而舉輒有成士大夫受天子爵命挾刑賞予奪以臨其吏民何往不可而熟視蠹弊往往憚不敢舉舉亦輒敗何邪予謂不然懷素之來爲是院固非有積累明白之効佛殿方壞而院四壁立今日食已始或謀明日之食懷素坐裂瓦折榻腐柱頽垣之間召工人持矩度謀增大其舊計費數百萬未有一錢儲也使在士大夫語未脫口已得狂名有心者疑有言者謗遂而去之久矣浮屠人則不然方且出力爲之先後爲之輔翼爲之禦侮歷十有四年如一日此其所以歸然有所成就非獨其才異於人也以十四年言之不知相之拜者幾人免者幾人將之用者幾人黜者幾人禮樂學校人主所與對越天地作士善俗與夫貨財刑獄足用而弼教藩翰之臣古所謂侯國者大抵倏去忽來吏不勝紀彼懷素固自若也則其有成曷足恠哉且懷素之爲是院不獨致力於佛殿凡所謂堂寢之未備者廊廡之朽敗者皆一新之今老矣無他徒意使不死

復十四年或過十四年皆未可知也則是院之尊又可前知耶而士大夫凜凜拘拘擇步而趨居其位不任其事護藏蠹萌傳以相諉顧得保祿位不蹈刑禍爲善自謀其知耻者又不過自引而去爾天下之事竟孰任之於虜是可歎也已懷素三衢人少從道行禪師游能得其學伯譽名士繇莆陽人六月甲申中奉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陸某記

紹興府脩學記

八卦有畫三墳有書經之原也典教有官養老有庠學之始也歷世雖遠未之或異不幸自周季以來世衰道微俗流而不返士散而無統亂於楊墨賊於申韓大壞於釋老爛漫橫流不可收拾始有重編糸簡棲以巨輪象龍寓人飾黃金珂璧恠珍之物誘駭愚稚而六經寢微穹閣傑屋上摩霄漢黜堊髹丹窮極工技其費以億萬計而學校弗治自周衰至五代幾二千歲而後我宋誕受天命崇經立學以爲治本十二聖一心罔或怠忽然竊嘗考之方周盛時天子所都旣並建四代之學而又黨有庠遂有序畿內六鄉鄉有黨百五十六遂遂有鄙如黨之數遂序黨庠蓋互見之則是千里之內爲序十有二爲庠三百何其盛也今畿內之郡皆僅有一學較於周不及百之二而又

不治則爲之牧守者得無任是責耶會稽拱 行在所爲
東諸侯之冠宜有以宣聖化倡郡國而學未稱給事中括
蒼王公信來爲是邦政成令行民物和樂臺榭弗崇陂池
弗廣而惟學校是先燕遊弗親厨傳弗飾而惟養士是急
下車未久與殿崇閣邃宇脩廊講說之堂絃誦之舍以葺
以增不日訖事以其饗殮未足也則爲之售常平之田以
其見聞未廣也則爲之求四方之書食有餘積書罕未見
然公猶以爲慊曰上下之禮服器未復古也又爲之新冕
弁衣裳帶紳佩舄之屬自邦侯至諸生各以其所宜服鼎
俎尊彝豆籩簠簋之屬自始奠至受祚各以其所宜用無

一不如禮式公廼齋心脩容來宿于次質明陟降揖遜進
退跪起俯首屏氣如懼弗克禮成士僉曰公以躬行先我
我處于鄉弗篤於孝悌忠信出而仕弗勉於廉清正直不
獨不可見公仰天俯地其何心見父兄長老其何辭教授
陳君自強與諸生以其言來告曰願有紀某老病不獲奉
俎豆以從公後喜士之能承公也於是乎書紹熙二年九
月癸酉中奉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陸某記

重修天封寺記

淳熙丙午春予以新定收入奏 行在所館于西湖上日
與物外人遊多爲予言淨慈有慧明師者歷抵諸方如汗

血駒所至蹴蹋萬馬皆空方是時知其得法而不知其能
文後四年予屏居鏡湖上明來訪予談道之餘縱言及文
辭卓然僑偉非九子所及方是時知其能文而不知其有
才明既從予遊系日乃曳杖負笠入天台山爲天封主人
是山也巖嶂嶄絕爲天台四萬八千丈之冠林麓幽邃擅
智者十二道場之勝然地徧道遠遊者旣寡施者益落明
居之彌年四方問道之士以天封爲歸植福樂施者踵門
還至雖却不可於是自佛殿經藏阿羅漢殿鍾經二樓雲
堂庫院莫不畢葺敞爲大門繚爲高垣周爲四廡屹爲二
閣來者以爲天宮化成非人力所能也又哀其餘作二庫

曰資道曰博利以供僧及童子紉浣之用彼庸道人日夜
走衢路丐乞聚畜蓋未必能辨此明方爲其徒發明大事
因緣錢帛穀粟之問不至丈室而其所立乃超卓絕人如
此豈非一世奇士哉予嘗患今世局於觀人妄謂長於此
者必短於彼工於細者必畧於大自天封觀之其說豈不
淺陋可笑也哉會明以書來求予文記其寺之廢興因告
以予說使併刻之庶幾覽者有所倣焉紹熙三年三月三
日中奉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山陰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陸某記

嚴州重修南山報恩光孝寺記

浙江自富春沂而上過七里瀨桐君山山益秀水益清烏龍山崛起千仞鱗甲爪鬣蜿蜒盤踞嚴州在其下有山直州之南與烏龍爲賓主烏龍以雄偉南山以秀邃形勢壯而風氣固是爲 太宗皇帝 高宗皇帝受命賜履之邦登高四望則樓觀雉堞騫騰縈帶在鬱葱佳氣中兩山對峙紫翠重複信天下名城也南山報恩光孝禪寺實爲諸刹之冠質於地志及父老之傳唐末有僧結廬於山之麓名廣靈菴慶曆中始斥大之爲廣靈寺紹聖中易禪林佛印大師希祖實爲第一代始徙寺於山巔今寺是也崇寧中賜名天寧萬壽紹興中易今名勅郡長者江氏爲塔七級與寺俱燬於宣和之盜厥後文則來居而寺復法琦來助而塔建及得智廓仲玘而學者雲集廓不期年示滅允今之營膳崇成者皆玘也如來大士有殿演法會齋有堂安衆有寮棲鍾有樓寢有室遊有亭浴有泉又以餘力爲門爲廡爲庫爲垣爲磴路爲禦侮力士之像未五六年百役踵興無一弗備郡人童天祐天錫六珍出貲爲最鉅老僧智貴傾其衣囊助施爲尤難若夫以宿世願力來爲外護取郡之積木以終成之者太守殿中侍御史冷公世光也寺之役旣成冷公適有歸志遂奉祠以去豈非緣法哉予亦嘗來爲守廓及玘皆予所勸請則於是山不爲無風

昔緣故玆來求予爲記予行天下多矣覽觀山川形勝考千載之遺迹未嘗不慨然也晚至是邦觀烏龍似赤甲白鹽南山似錦屏一水貫其間紆餘澄澈似渭水而南山崇塔廣殿層軒脩廊山光川靄鐘鳴鯨吼遊者動心過者駭目又甚似漢嘉之凌雲蓋天下之異境而有之騷人墨客將有徙倚太息援筆而賦之者予未死尙庶幾見之紹熙四年三月庚申記

會稽縣重建社壇記

古者侯國地之別三爵之等五皆有宗廟社稷秦黜封建置郡守縣令於是古之命祀惟社稷尙存陵夷千餘載士不知學古吏不知習禮其祀社稷徒以法令從事畿封壇墮服器牲幣一切苟且取便於事無所考法 宋興文物寢盛自 朝廷達于下州郡邑社稷之祀畧皆復古不幸中更大戎之旤兵氛南被吳楚中興七十年郡縣之吏往往惟餉軍弭盜簿書訟獄爲急及吏以期告漫應日如令至期又或移疾弗至雖 朝廷所班令式或未嘗一視况三代之舊典禮乎會稽之爲邑實奉 陵寢且在安撫使提點刑獄提舉常平治所有將迎造請之役有符檄期會之煩敕使內家及宗室近屬一歲屢至亭傳道路舟車徒役一有不治責在會稽者十居七八故令於祀事尤不遑

暇縣社在禮神坊曰社曰稷曰風師曰雨師曰雷神凡五壇皆弗不治祀則芟舍以爲次凡祀之費一出於吏雨則寓於吳越王祠之門承讓郎四明王君時會之來爲令始至周視壇所謂然嘆曰幸爲政于此得有人民社稷事孰大於是者廼卽其地爲垣八十丈築屋四楹有門以時其啓閉有庫以儲其器物用宋之櫟豐之枌榆故事執松五十又稽合制度彙結莞席幣篚樽俎豆籩簠簋勺鬯莫不如式粢盛酒醴牲牢莫不共給獻有次祝有位齋有禁省饌食爵貧弊飲福望燎望瘞有像祝事各以其日王君祇敬齋粟與其僚從事禮成而退無違者會稽歲比不登及

是雨暘時若歲以大豐民歌于途農朴于野皆曰吾今致力於神實饗吾其可忘於是父老子弟相與告予請記其事予曰爲政之道無他知先後緩急之序而已王君設施知所先急如此雖欲不治得乎雖然是朝廷以班郡縣者王君特能舉之爾後來者顧獨不能耶故予詳記始末所以告無窮也慶元二年五月二十日中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某記

廣德軍放生池記

古者臣之愛其君何其至也其禱斬之辭曰受天百祿曰子孫千億曰如南山之壽一話言一飲食未嘗忘君然不

聞有以羽毛鱗介之族斲其君之福者蓋先王盛時山澤
有虞川林有衡魚獵有時數罟有禁洋洋乎浩浩乎物各
遂其生養之宜所謂漉陂竭澤者蓋無有也所謂相啣以
濕相濡以沫者蓋未見也至於後世德化弗行厲禁弗施
廣殺厚味暴珍天物放而不知止舍耒耜而事網罟者日
以益衆於是而有放生名池用祝壽祺者而唐顏真卿之
石刻始傳於世 宋興 十三聖相繼以深仁盛德極高
蟠厚鳥獸魚鼈咸若矣而四方郡國猶相與築陂儲水修
放生故事所以廣 聖澤之餘有不敢忽者惟廣德軍舊
以郡圃後池爲之地隘水泉淺涸不與事稱承讓郎曾侯
桌以慶元二年來領郡事顧而太息會以事至于城西稍
南得亘溪者延袤百步泓渟澄澈蒲柳列植藻荇縈帶水
光天影盪摩上下爲一郡絕景侯因其故而加治焉築屋
於其會名曰溪堂民不勞財不費煥然告成 重明節率
僚吏放鱗介千計望 行在拜手稽首禮成而退父老童
穉 觀興嘆以爲廣德爲郡以來逾二百年所未之有侯
移書笠澤陸其復之曰侯奉 天子詔來爲守於此一賦
役非其時一訟獄非其情窮僻下俚匹夫匹婦有一愁歎
侯之責也能不負此責然后足以對揚 天子休命而致
歸美報上之意放生之舉蓋賢守善其職之一事耳豈特

是而止哉期年政成將婁書之中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
山冲佑觀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某記

鎮江府駐劄 御前諸軍副都統廳壁記

鎮江府駐劄 御前諸軍副都統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

淄川夏侯君書來諭予於山陰澤中曰吾軍有都統爲一
軍大將內以屏衛行在外以控扼梁楚隱然一長城也又
置副都統一員以佐其長智勇相資寬猛相濟有事則或
居或行更出迭歸無事則同籌共畫於帳中而制敵於千
里之外其任可謂重矣而副都統自設官以來今三十有
八年歷官十人再至者一人未有壁記后將無所考質子

爲我書而刻其姓名可乎予與夏侯君南北異鄉東西異
班出處壯老異致然每見其撫劔抵掌談中原形勢兵法
奇正未嘗不太息恨不與之周旋於軍旅間也君亦謂予
非齷齪老書生以兄事予甚敬則今日之請尙何辭然
今天子神聖文武承 十二聖之傳方且拓定河洛規恢
燕趙以卒 高皇帝之伐功則宿師江淮蓋非久計長侯
君亦且與諸將移屯玉關之西天山之北矣予雖老庶幾
見之慶元四年正月甲子陸某記

法雲寺觀音殿記

浙東之郡會稽爲大出會稽城西門循漕渠行八里有佛

剎曰法雲禪寺寺居錢塘會稽之衝九東之士大夫仕于朝與調官者試于禮部者莫不由寺而西餞往迎來相屬也富商大賈楸枿掛席夾以大艣明珠大貝翠羽瑟瑟琴之寶重載而往者無虛日也又其地在鏡湖下灌溉瀆泄最先一邦富比封君者家相望也故多施者寺易以興然建炎庚戌胡虜之旤亦以近官道首廢于火一瓦不遺主僧曰道亨爲一方所信度弟子三十二人慨然自任以興復之事未成者十七而沒其後有自脩者始爲三門法堂經藏等予適得華嚴般若涅槃寶積數百卷以施之草創未畢而脩謝去自是寺以不得人又廢木翦竹伐鐘鼓不鳴

白衣攘居之屠牛牧豕莫敢孰何初先楚公爲尚書左丞請於朝以證慈及法雲爲功德院歲度僧一人三年間證慈得其二法雲得其一故太傅與楚公祠堂肖像具存予自蜀歸始言於府請逐白衣而命契粹者主之粹與亨俱東陽人人固已喜而粹又有器局才智居之且二十年創佛殿及像設費甚厚談笑而成重建三門翼以兩廡巍然大剎矣粹沒予以告府牧尚書葉公以其弟子道澤繼之澤少年志節清苦言談英發人皆畏其嚴而服其公於是予以大屋四楹施以爲觀音大士殿雖然尚未易成也澤即日走四方謀之三年遂建殿殿之雄麗冠於

一刹予又施以禪月所畫十六大阿羅漢像龕於兩壁觀者起敬施者踵至自火於庚戌及今年庚申實十一載殆若有數然卒成之者繁彝與澤父子積勤不懈之力也予嘗謂事物廢興數固不可逃而人謀常參焉予遊四方凡通都大邑以至遐陬夷裔十家之聚必有佛刹往往歷數百千歲雖或盛或衰要皆不廢而當時朝市城郭邑里官寺多已化爲飛埃鞠爲茂草過者弔古興懷於狐嗥鬼嘯之區而佛刹自若也豈獨因果報應之說足以動人而出其財力亦其徒堅忍強毅不以豐凶難易變其心子又有孫孫又有子必於成而後已彼之不廢固宜予因彝與澤之事而有感焉併載其說士大夫過而稅駕者讀之其亦有感也夫慶元五年秋七月庚午記

會稽縣新建壘巖院記

會稽五雲鄉有山曰黃琢山之麓原野曠水泉冽岡巒抱負崑嶂森立而地弗不治者不知幾何矣或謂古嘗立精舍以待天衣雲門遊僧之至者有石刻具其事其後寺廢石亡獨龜趺猶在父老類能言之慶元三年有士馬君正卿聞而太息乃與其弟崧卿以事親收族之餘貲買地築屋擇僧守之凡僧若士民之道出於此者皆得就憩猶以爲未廣也則爲堂殿門廡倉廩庖湏凡僧居之宜有者悉

備而殖產使足以贍足其徒猶懼其不能久也告于府牧
丞相葛公以華嚴院額徙置焉可謂盡矣而其意猶未已
也日年運而往或者欺有司而寓其孥則院廢矣家世隆
替不可常萬分一有子孫以貧故規院之產侵院之事則
僧散矣於是因其同學於佛者朝奉郎致仕曾君迅叔遲
來請予文刻之石庶來者知此院經理之難勤則不忍寓
其孥子孫知乃祖乃父志願之堅確則不忍規其產侵其
事設若有之而至于有司則賢守善令必有以處此雖至
於數百千歲此院猶不廢也予報之日僧居之廢興儒者
或謂非吾所當與是不然韓退之著書至欲火其書廬其

居杜牧之記南亭盛贊會昌之寺可謂勇矣然二公者
卒亦不能守其說彼浮屠突兀三百尺退之固喜其戒而
老僧挈衲無歸寺竹殘伐牧之亦賦而悲之彼三公非欲
納交於釋氏也顧樂成而惡廢亦人之常心耳則君之志
叔遲之請與予之記之也皆可以無愧矣慶元五年八月
甲子中大夫致仕山陰陸_某撰并書丹

渭南文集卷第十九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

山陰陸游務觀著

記

居室記

陸子治室於所居堂之北其南北二十有八尺東西十有
 七尺東西北皆為窻窻皆設簾障視晦明寒燠為舒卷啓
 閉之節南為大門西南為小門冬則折堂與室為二而通
 其小門以為與室夏則合為一而闢大門以受涼風歲暮
 必易腐瓦補罅隙以避霜露之氣朝晡食飲豐約惟其力
 少飽則止不必盡器休息取調節氣血不必成寐讀書取

暢適性靈不必終卷衣加損視氣候或一日夔變行不過數十步意倦則止雖有所期處亦不復問客至或見或不見見間與人論說古事或共杯酒倦則亟舍而起四方書疏畧不復遣有來者或亟報或守累日不能報皆適逢其會無貴賤親疎之間足跡不至城市者率累年少不治生事舊食奉祠之錄以自給秩滿因不復敢請縮衣節食而已又二年遂請老法當得分司祿亦置不復言舍後及旁皆有隙地蒔花百餘本當敷榮時或至其下方羊坐起亦或零落已盡終不一往有疾亦不汲汲近藥石久多自平家世無年自曾大父以降三世皆不越一甲子今獨幸及

七十有六耳目手足未廢可謂過其分矣然自計平昔於方外養生之說初無所聞意者日用亦或默與養生者合故悉自書之將質於山林有道之士云慶元六年八月一

日山陰陸

其

務觀記

邵武縣興造記

太平興國五年 詔卽建州邵武縣置邵武軍而縣爲屬其治在軍之東建炎三年盜起閩縣邵武亦被兵焚官寺民廬畧盡紹興十年作譙門十六年作守丞治所於是學宮軍壘囚圉倉廩以次皆復其舊獨縣故地廢爲教場而縣寓尉解至二十一年知縣事葉邃始復縣治未及成安

撫使用兵官王存之請卽日撤除滌地皆盡而縣徙寓武陽驛乾道六年知縣事尤昂始作縣門它猶未暇及慶元四年宣義卽史君定之來爲縣始至而歎曰縣古子男國也因時之治忽政之善否以爲盛衰自建炎已西訖今歲在戊午凡七十年自高宗皇帝至今天子歷四聖寬賦薄征休養元元歲且婁豐公饒私餘生齒繁滋考之九域圖郡戶八萬七千九百有奇今增五萬四千二百有奇爲戶十四萬二千一百有奇可謂盛矣而邵武一邑獨當戶五萬六千四百有奇爲郡境十之四則吾邑顧不又盛哉而反寓其治於傳舍詔勅法令圖志符檄護藏不

嚴樓列無所決訟問囚延見丞佐與賓客之來者其地皆褊迫庫陋仰漏旁穿非所以宣布德澤示民以上下之分也念非所先姑置弗議比爲政期年家無弗伸之寃庭無弗直之訟善無濫刑惡無佚罰太守趙侯不謫知君爲深君所設施郡未嘗以勢撓焉以故君之政成民之俗變有所爲輒共成之於是始有意於新縣治矣會得吏蠹與用度之餘爲錢百餘萬自五年七月甲午鳩工至十月巳已落成出令有所燕息有次勞賔有館胥吏徒役咸有寧宇貨布器物各司其局事立令行老稚舞歌視承平舊觀加焉而木章竹筒瓦甍髹丹悉視時低昂交手畀梓匠朽

饒百工之來者得直皆如私家訖事民不及知吏不得訟以爲姦非君之才有餘顧能若是哉堂之名有九日晝簾日無私日近民日仁平日居敬樓日瞻雲軒日讀書日如水亭日海棠其扁牘多君自書有筆法其命名之意卽其地可知故不詳著君蓋故丞相太師魏公之孫予魏公時甫也故君與趙侯皆以記縣之興造爲請予受知魏公時甫壯歲爾俯仰四十餘年同時賓客凋喪畧盡而予偶獨後死見君之才稱於世且猶能秉筆有所紀述亦可謂幸矣故不復辭慶元六年九月癸酉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陸某記并書

諸賢縣主簿廳記

建炎紹興間予爲童子遭中原喪亂渡河泐汴涉淮絕江間關兵間以歸方是時天子暴衣露蓋櫛風沐雨巡狩四方曾不期月休也大臣崎嶇於山海阻險之地草行露宿不敢告勞亦宜矣况於州牧郡守以降遽條一履以治其事者相望又况降而爲縣令丞簿者哉及王室中興內外粗定然郡縣吏寓其治於郵亭民廬僧道士舍者尙比比皆是積累六七十年四聖相授天下日益無事兵寢歲登用度饒餘然後皆得稍復承平之舊至於縣則有迨今苟且因循者主簿在縣官中卑於令丞而冷於尉非甚

有財其舉事爲尤難若諸賢主丁君宗者可謂才矣君海陵人也今居吳世有顯人爲吏精察而平恕學工文辭而不忽簿書期會之事嘗兼攝丞久之得添給不取一錢皆用以新主簿之解諸暨舊無丞元豐間置丞徙主簿以居之而主簿更得解乃故鹽齋藉濕支傾始不可居然閱一百二十年爲主簿者凡幾人至君乃更新之不亟不除不侈不陋不費于公不斂于民竹筒木章瓦甍丹堊不蠹不苦窳不漫漶堂後舊有池自君來此一歲產異蓮駢跗邑人謹傳以爲君且通貴之祥相與名其池上之亭曰雙蓮君故不喜怪而邑人之意如此亦足知其得民也君與予

之子子處遊乃因子處請記歲月餘不得辭也昔我

藝

祖肇造區夏當乾德六年二月癸亥嘗詔郡縣吏代歸者皆上其官舍敝壞或興葺之數于有司以爲殿最於虜

祖 宗明詔具在汗簡而近世乃有相戒以爲非急務且徒速謗者獨安取此哉予嘗備太史牛馬走獲窺金匱石室之藏故敢僭記之以曉他在仕者嘉泰元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大夫直華文閣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致仕

陸某記

婺州稽古閣記

大觀二年九月乙丑 天子旣大興學校舉經行之士於

是詔天下州學經史閣皆賜名稽古婺州稽古閣者本以閣之下爲講堂而閣用大觀詔書易名紹興中學廢于火及再建講堂雖復其故不暇爲閣至嘉泰元年太守丁公逢乃卽講堂後得舊直舍地以爲閣而請於今參知政事許公大書其額公書宏偉有漢法於是閣一日而傳天下丁公旣代去曾公泉來爲郡閣之役尙未旣也於是窻戶闌楯瓦甍髹丹粲然皆備又爲兩廡達于講堂高廣壯麗無遺力南山在其上雙谿繚其下煙雲百變朝暮獻狀閣之後有仰高堂舊祠資政宗公澤尚書梅公執禮中書舍人潘公良貴三公皆郡人有忠義大節而祠庫陋且弗葺曾公徹而大之始奕奕與閣稱曾公以邦人之請及州學教授潘公夢得所叙移書史官山陰陸某願記其始末時方脩孝宗光宗兩朝實錄業大事叢而奏篇有程久乃能如曾公之請夫堯舜禹臯陶書紀其事雖不同然未嘗不同者稽古也稽古必以書前乎堯舜之書其易之始畫與典墳乎易之畫幸在至今而三墳五典自楚倚相以後不聞有能盡讀者世所共歎也雖然今讀易不能知伏羲之心讀典不能知堯舜禹臯陶之心雖典謨盡在亦何益於稽古故予以爲士能玩易之畫與身親見處義等反覆盡心於典謨與身親見堯舜禹臯陶等能親見聖人而

不能佐其君興聖人之治理豈有是哉士之放逸惰偷不力於學者固所不論學而不親聖人猶未學也親見不疑而不用於天下則有命焉進則不負所學退則安吾命而不愠斯可仰稱大觀詔書與賢守復閣之意矣士尚勉之嘉泰二年閏月二十五日中大夫直華文閣提舉佑神觀兼實錄院同脩撰兼同脩國史陸某謹記

智者寺興造記

婺州金華山智者廣福禪寺浮屠氏所謂梁樓約法師道場國朝開寶九年始為禪寺自淨悟禪師全肯傳三十七代二百餘年至慶元之五年而仲現實來方是時事廢不與地莽不糞棟橈柱腐垣斷甃缺若不可復為者玘植校而四顧曰智者之為寺天造地設者至矣而人事不能充焉故寢壞至于此天其使我此地歟乃諏諸為地理學者則其言與玘畧合蓋寺在金華山之麓峰嶂屹立林岫間出日月映蔽風雲吞吐而前之形勢無以留之如王公大人南嚮坐帷幄中宜其前有列鼎大牲之養盛禮備樂之奉賓客進趨擯相檐翼將吏武士執樞孰何然後為稱今乃巍然獨坐而侍衛者皆奔趨而去則其威重無乃少損乎於是始議鑿大池瀦水於門梁其上通大路而增門之址高於故三之二異時所謂奔趨而去者皆蕭然就列

惔然執事則王公大人之尊於是始全則其施置建立號
令賞罰亦何可少訾耶方議之初或謂門有大木數十必
盡去乃可與池役而木所從來久以是未決忽一夕大風
木盡拔若有鬼神相其役者其亦異矣玘之來百役皆作
脩廊傑閣虛堂廣殿至於棲衆養老之室庖湑帑庾之所
繚爲垣墻引爲道路莫不美於觀而便於事後雖有能者
無以加焉玘有道行爲其徒所宗而才智器局又卓然不
凡如此故薦紳多喜道之予又與有夙昔且嘗記其嚴州
南山興造之盛故玘今又從予求作智者興造記而予友
人寧遠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姜公邦傑復以手書助之

請未及屬橐而邦傑歿予尤感焉雖毫不敢辭也今茲之
役池爲大故書之特詳嘉泰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記

常州奔牛閘記

岷山導江行數千里至廣陵丹陽之間是爲南北之衝皆
疏河以通餽餉北爲瓜州閘入淮汴以至河洛南爲京口
閘歷吳中以達浙江而京口之東有呂城閘猶在丹陽境
中又東有奔牛閘則隸常州武進縣以地勢言之自紉爲
餽河時是三閘已具矣蓋無之則水不能節水不節則朝
溢暮涸安在其爲餽也蘇翰林嘗過奔牛六月無水有仰
視古堰之歎則水之苦涸固久地志槩述本末而不能詳

也今知軍州事趙侯善防字若川以諸王孫來爲郡未滿歲政事爲畿內最考古以驗今約已以便人裕民以吏不以難止不以毀疑不以費懼於是郡之人僉以閘爲請侯慨然是其言會知武進縣丘君壽雋來白事所陳利病益明侯旣以告于轉運使且亟以其役專界之丘君於是允閘前後左右受水之地悉伐石於小河元山爲無窮計舊用木者皆易出之凡用工二萬二千石二千六百錢以緡計者八千米以斛計者五百皆有奇又爲屋以覆閘皆宏傑牢堅自鳩材至訖役閱三時其成之日益嘉泰三年八月乙巳也明年正月丁卯侯移書來請記予謂方朝

廷在故都時實仰東南財賦而吳中又爲東南根柢語曰蘇常熟天下足故此閘尤爲國用所仰遲速豐耗天下休戚在焉自天子駐畢臨安牧貢戎贄四方之賦輸輿郵置徃來軍旅征戍商賈貿遷者途出於此居天下十七其所繫豈不愈重哉雖然猶未盡見也今天子憂勤恭儉以撫四海德教洋溢如祖宗時齊魯燕晉秦雍之地且盡歸版圖則龍舟仗衛復沂淮汴以還故都百司庶府熊羆貔虎之師翼衛以從戈旗蔽天舳艫相銜然後知此閘之功與趙侯爲國長慮遠圖之意不特爲一時便利而已侯吾甥也請至四五不倦故不以衰耄辭三月丙子太

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
賜紫金魚袋陸某記

盱眙軍翠屏堂記

國家故都汴時東出通津門舟行歷宋臺宿泗兩隄別植
榆柳槐楸所在城邑行千有一百里汴流始合淮以入于
海南舟必自盱眙絕淮乃能入汴北舟亦自是入楚之洪
澤以達大江則盱眙實梁宋吳楚之衝爲天下重地尚矣
粵自 高皇帝受命中興駐蹕臨安歲受朝聘始詔盱眙
進郡除館治道以爲迎勞宿餞之地而王人持尺一牘懷
柔殊鄰者亦皆取道于此於是地望益重城郭益繕治選

任牧守重於曩歲及吳興施侯之來爲知軍事也改成俗
阜相地南山得兵境焉前望龜山下臨長淮高矚平曠一
目千里草木蔽虧鳧鴈翔泳蓋可坐而數也乃築傑屋櫺
爲四楹縱爲七架前爲陳樂之所後有更衣之地而旁又
有麗牲擊鮮與吏士更休之區翼室脩廊以陪以擁斷削
髹丹皆極工緻最二十有六間而堂成旣取米禮部芾之
詩名之曰翠屏且疏其面勢于簡繪其棟宇于素走騎抵
山陰澤中請記於予侯與予故相好也予聞方 國家承
平時其邊郡遊觀有雅歌之堂萬柳之亭以地勝名天下
雖區脫間猶能詠歎以爲盛事然嘗至其地者皆謂不可

與淮水南山爲北翠屏之盛又非雅歌萬柳可及則亦宜有雄文傑作以表出之而予之文不足稱也雖強承命終以負媿侯名宿字武子於是爲朝黻直祕閣開禧元年春正月癸酉記

上天竺復庵記

嘉泰二年上天竺廣慧法師築退居於寺門橋南名之曰復庵後負白雲峰前直獅子乳竇二峰帶以清溪環以美箭嘉木凡屋七十餘間寢有室講有堂中則爲殿以奉西方像設殿前關大池兩序列館以處四方學者炊爨溷浴皆有其所床敷巾鉢雲布鱗次又以爲傳授講習梵唄之

勤宜有遊息之地以休其暇日則又作園亭流泉以與學者共之旣成命其弟子了懷走山陰鏡湖上從予求文以記歲月予告之曰進而忘退行而忘居知趨前而昧於顧後者士大夫之通患也故朝廷於士之告歸每優禮之而又命有司察其尤不知止者以勵名節而厚風俗士猶有不能決然退者又况物外道人初不踐是非毀譽之途名山大衆以說法爲職業愈老而愈尊愈久而人愈歸之雖一坐數十夏何不可者如法師道遇 三朝名蓋萬衲自紹熙至嘉泰十餘年間詔書褒錄如日麗天學者歸仰如泉赴壑非有議其後者而法師慨然爲退居之舉傾竭橐

裝無所顧惜雖然以予觀之師非獨視天竺之衆不啻弊
屣加以歲年功成行著遂爲西方之歸則復庵又一弊屣
也死生去來無常予老甚矣安知不先在寶池中俟師之
歸語今日作記事相與一笑乎開禧元年三月三日記

東籬記

放翁告歸之三年闢舍東第地南北七十五尺東西或十
有八尺而羸或十有三尺而縮插竹爲籬如其地之數墾
五石瓮瀦泉爲池植千葉白芙蓉又雜木之品若干草之
品若干名之曰東籬放翁日婆娑其間撥其香以嗅擷其
穎以玩朝而灌莫而鋤凡一甲折一敷榮童子皆來報惟

謹放翁於是考本草以見其性質揆離騷以得其族類本
之詩爾雅及毛氏郭氏之傳以觀其比興窮其訓詁又下
而博取漢魏晉唐以來一篇一詠無遺者反覆研究古今
體制變革間亦吟諷爲長詮短章楚調唐律訓答風月煙
雨之態度益非獨娛心目遺暇日而已昔老子著書末章
自小國寡民至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
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其意深矣使老子而
得一邑一聚益真足以致此於辱吾之東籬又小國寡民
之細者歟開禧元年四月乙卯記

嚴州釣臺買田記

嘉泰四年 詔以嚴州久不治命朝散郎直祕閣浙西路
安撫司參議孫公叔豹爲知州事公至數月州以大治聞
獄無淹繫庭無滯訟慎府間暇符檄簡少榜笞之聲不聞
於屏外向之逋賦佚罰皆以時舉倉有餘粟府有餘帛公
天資近道不樂燕遊歌舞優戲之奉又不喜以土木無益
之事勞其民治事少休則宴坐別室自夜至日盥饋而出
終歲如一日獨念初赴郡過七里瀨漢嚴先生釣臺下讀
唐興元中崔儒釣臺記以爲上有平田百畝足以力耕下
臨清流足以垂釣今投釣之地具在而田則亡存乃以屬
縣令訪之則田亦具在旁有流泉雖大旱不竭可給灌溉

而或者輒有之公乃遣語以當歸田直而取田以爲先生
歲時祭享之奉其人難之公歎曰光武欲與先生共天下
而先生不屑也千有餘歲後吾乃欲必取百畝之田以奉
祀事乎且吾教化未孚而遽望人以輟耕遜畔難矣因置
不問會有没官田又從旁買民田足百畝除其泛科歛以
畀浮屠之奉祀者又卽祠之右創爲佛院棲鍾於樓置經
於室僧廬客館畧皆有所度歲人可食其徒七人而樵
汲之後又在其外則先生之祠可以永世不廢乃礱美石
請記於予予曰嚴名城也自 大駕巡幸臨安以朝士出
守者與夫入對行殿被臨遣而來者大抵多取道於富春

入謁祠下有高山仰止之歎而恨祠屋弊壞椒桂不以時
 薦往往咨嗟躊躇久而後去及其下車則日困於簿書米
 鹽將迎燕勞之事忽焉忘前日之言寒暑再更復上車去
 則又過祠下負初心戴媿面而去者袂相屬也聞孫公之
 舉得無少自咎哉予二十年前益嘗來爲此邦亦自咎者
 之一也故喜道孫公之舉且以勵來者云開禧元年十二
 月辛未大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
 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記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一

山陰陸游務觀著

記

仁和縣重修先聖廟記

聖人之道位天地育萬物可謂大矣然常寓之於宮室祭
 祀器服度數之間非如後世佛老子廢禮棄樂掃除名分
 務爲玄默寂滅浩然不可致詰也夫子生於周故其尊以
 爲師者文王周公也使夫子生於今有不奉孔子顏子孟
 子以爲先聖先師者乎則今之卽學校以春秋舍奠于先
 聖先師者非獨甲令也方先朝學校盛時縣有學與郡

等後以海內多事縣學往往廢壞而所以奉先聖先師者亦苟而已知臨安府仁和縣事謝君庭玉獨慨然以爲急務重責寢食不敢安捐已之公租錢二十萬以經始會得廢寺當沒官錢以佐其費又取吏舍以益其址自開禧元年十二月至二年正月廟乃告成最其費爲錢五十萬吾夫子被衮服冕巍然當坐既悉如舊制配享從祀亦皆就列出入有門陟降有階設燎有庭三獻及受胙瘞幣皆有位儲峙祭器則又有庫是歲二月上丁將有事于廟吏言異時惟丞以下執事令以剽剽率不行謝君曰豈有是哉於是告于府肅恭齋明以時訖事且來告請記其始末

天子中興大業講太平典禮方自學校始學校之設方自兩赤縣始則茲廟又學校之權輿也其可闕書三年正月戊寅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渭南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記

湖州常照院記

晉在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龍興河朔克濟大業祀 宋配天三十有六年涵養生齒其數無量遺弓故劍群臣皆當追慕號泣思所以報在天之靈至千萬世無怠無斁而况山林外臣以造藝供奉仗內嘗被異禮厚賜者乎鎮江府延慶寺僧梵隆以異材

瞻學高操絕藝自結 上知不由先容得對內殿先是隆
師固已結廬於湖州菁山號無住精舍一時名士如葉左
丞夢得葛待制勝仲汪內翰藻陳參政與義皆爲賦詩勒
銘傳于天下矣至是詔賜庵居於萬松嶺金地山江濤湖
光映帶几席壽藤老木岑蔚天矯隆師方力辭願歸故巢
旣至悅其地且侈上賜幡然願畱久之示化 上爲悵然
不憚賜金歸葬故山及 孝宗皇帝嗣位又命創常照院
於無住故址以隆師弟子上晉至叶嗣其事賜田以贍其
徒又命充丁亥丁未本命道場以祈 兩殿之福 高宗
皇帝御德壽宮賜御書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八字以示名

院本指且賜 天申金剛無量壽閣扁榜及紫檀刻佛號
如來閣榜悉御書也又一再賜萬機暇日所臨晉王羲之
帖二十二紙唐陸柬之蘭亭詩一卷及米芾史略帖一卷
題團扇二柄又賜白金助建立於是院悉崇成有釋迦文
殊普賢十二阿羅漢殿左則觀音大士道場右則法輪藏
室食息有堂鍾經有樓熏浴炊爨儲積各有其所甃椎鼓
鍾器亦備足至於遊息臨眺種莖蔬莫不極思致區處
之妙而西巖尤爲勝絕曠快之地叶師以老疾請罷院事
屏居西巖今皇帝詔從之且命改院爲禪院專以仰薦高
宗神遊世擇其徒有道行者嗣任持事而本澄嘗被是選

實嘉泰四年申子歲之四月也叶師乃來告曰願有述焉

其實紹興朝士歷事 四朝三備史官名列策府諸儒之

右則與隆師及其子孫雖道俗迥異而被遇則同今叶澄

父子晨香夜燈梵唄禪定雖世外枯槁亦有以伸其圖報

萬一之意 其則不然飽食而安居日復一日飾巾待終而

已視叶澄豈不有媿哉故遂秉筆而不敢辭上以紀三朝

眷遇山林學道者之盛德下以識 其媿云開禧三年二月

壬子謹記

法慈懺殿記

東出慶元府五十里曰小溪有僧舍曰法慈院院創於唐

咸通中舊號鳳山院歷五季至宋興院常不廢治平二年

始賜今名雖世以院僧主之然其徒多出遊四方學經論

問祖師第一義或終其身不歸淳熙十四年老宿及後來

者始議作懺殿而如戒等十輩願盡力營之久而不成十

人或死或緣不偶獨戒智玻行慈誓不怠廢必遂其始願

行乞勞苦積細微以成高大於是施者墻立 者麇至聞

者輿歎見者起敬木章竹箇山積雲委伐石於山陶甓於

龜丹漆黝堊致於四方以紹熙壬子三月癸酉始土工明

年八月庚申始匠事十一月土木皆告成南北八丈六尺

東西五丈八尺而棟之高四丈一尺眈眈奕奕窮極藝巧

加

雖慶元多名山巨剎然懺堂之盛未有加法慈者奉釋迦
于中而左則彌勒右則無量壽又以天地鬼神之像陪擁
四旁於庠亦盛矣院僧因餘姚普明院僧則華求予爲記
則華嘗遊蜀予識之於成都今三十餘年以故舊不忍拒
也乃爲之書而刻施者姓名於碑陰云

東陽陳君義莊記

東陽進士陳君德高因吾友人呂君友德來告曰德高不
幸早失先人舉進士又輒斥念曾先人進德高輩於學蓋
將使之事君使之字民以廣我先人之志今雖自力而不
合於有司之繩尺如其遠有所期望付託生何面以奉祭

享死何辭以見吾親於地下不獲施於仕進爲時雨爲豐
年矣獨不可退而施於宗族乎於是欲爲義莊略用范文
正公之矩度而稍增損之以適時變敢求於執事者且載
其凡於碑陰予復之曰美哉吾子之志也人之情於其宗
族遠則踈之彌遠則益踈而至於忘之蓋以身爲親踈而
不以先人爲親踈也視兄之子已或不若已之子已之子
與兄之子自吾父視之有異乎能以父之心爲心則已之
子與兄之子且不知其同異矣推而上之大父之孫爲從
父兄弟曾大父之曾孫爲從祖兄弟又推而上之至於無
服雖天下長者不能無親踈之殺矣於庠制服不得不若

是也若推上世之心愛其子孫欲使之衣食給足婚嫁以時欲使之爲士而不欲使之流爲工商降爲皂隸去爲浮圖老子之徒則一也死而有知豈以遠而忘之哉義莊之設蓋基於是然舉天下言之能爲是者有幾非以爲不美而不爲也力不足也若陳君者自其先人勤勞節約以致饒餘而陳君不敢私有之其地在滕頭昭福寺之傍初期以千畝今及十之七而吾地在滕頭者止此比鄰感其義皆欲期年間貿易以成之又植桑畜牛築陂以豐衣食之源其詳見碑陰又有最當慮者吾子之心則盡矣後人或貪其專利或嗇而吝出或夸而廣費或挾長挾仕挾有力

之助而敗約非有司者別白之則莊且壞不支府牧邑長丞掾曹吏及鄉人鄉大夫先生處士其必綱維主張之使久而如一日陳氏布衣也其資產非能絕出一鄉之上而義倡於鄉如此吾徒仕于朝于四方雖未必皆厚祿然聞陳氏之風而不知媿且慕者豈人情也哉於是併書以遺焉君之先君子蓋諱士澄字彥清云開禧三年七月辛丑記

廬帥田侯生祠記

開禧二年八月詔以開封田侯琳爲淮南西路安撫使兼知廬州節制淮西軍馬時虜方入塞侯旣受命謂廬州爲

淮西根本而古城又爲州之襟要堅守廬州則淮西有太山之戍將斷橋梁燒賊艦絕其饜道奪俘虜復取安豐軍又遣萬騎由梁縣援和州會和州亦堅壁虜窮乃盡遯侯又出兵濠州以戰車敗虜屯兵戰車久不用侯以意爲之果取勝策勲直拜達州刺史且以車制頒之諸軍侯猶不敢自以爲功方脩水門之備濬河深二丈乃得管人撒星椿橫亘兩城間始知管固有此舉遂益植新椿而城之其崇五丈有奇樓櫓稱焉將吏士民聚而謀曰侯之所立如此郡人無以報萬一則不可相與築生祠於城中而移書於予請書歲月予以衰疾辭此書復來則侯捐館舍矣請

記益堅子亦痛若人之不淑而不獲卒大勲業也故采之僉論以叙其始末昔劉滬城水洛趙立城山陽滬所遇非堅敵立雖死事而不能全其城猶皆廟食載在祀典况如侯之功光明卓絕如此則祀典之請必有任其事者尚繼書之以垂示後世爲忠義之勸云嘉定元年春二月己巳謹記

吳氏書樓記

天下之事有合於理而可爲者有雖合於理而不可得爲之者士於可爲者不可不力力不足則合朋友鄉閭之力而爲之又不足告於在仕者以卒成之成矣又慮其壞則

吾有子子又有孫孫又有子雖數十百世吾之志猶在也
豈不賢哉彼不可得爲之者則有命焉有義焉不知命義
徒嗷嗷紛紛奚益故君子不爲也然爲此者寡也或易之
爲彼者輒可以得名於流俗故士之爲此者寡也吾友南
城吳君伸與其弟倫初以淳熙之 詔建社倉其詳見於
侍講朱公元晦所爲記其後又以錢百萬朔爲大樓儲書
數千卷會友朋教子弟其意甚美於是朱公又爲大書書
樓二字以揭之樓之下曰讀書堂堂之前又爲小閣閣之
下曰和豐堂旁復有二小閣左則象山陸公子靜書其額
曰南窓右則良齋謝公昌國書其額聽堂之後榮木軒則

又朱子實書之於庫亦可謂盛矣蓋吳君未命之士爾爲
社倉以惠其鄉爲書樓以善其家皆其力之所及自是推
而上之力可以及一邑一郡一道以至謀謨于朝者皆如
吳君自力而不媿則民殷俗媿兵寢刑厝如唐虞三代可
積而至也吳君兄弟爲是迨今已十五六年使皆壽考康
寧則倉與樓皆當益治鄉之民生業愈給足安樂日趨於
壽富而君之子第孝悌忠信亦皆足以化民善俗是可坐
而俟也然年運而往天人之際有不可常者則又當有以
垂訓於無窮予讀唐李衛公文饒平泉山居記有曰鬻平
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木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

平泉特燕遊地木石之恠奇者亦奚足道而其言且如此
况義倉與書樓乎後之人讀吾記至此將有渙然汗出霰
然涕下者雖百世之後常如吳君時有不難者矣嘉定元
年五月甲子日記

靈祕院營造記

出會稽城西門舟行二十五里曰柯橋靈祕院自紹興中
僧海淨大師智性築屋設供以待遊僧名接待院久而寢
成始徙廢寺故額名之海淨年九十坐八十八夏而終以
其法孫德恭領院事恭少嘗學于四方有器局迨二十年
食不過一簞衣不加一稱而惟衆事是力夕思晝營心揆

手畫施者自至魔事不作用能於二十年間或改作或增
葺光明偉麗毫髮無憾上承先師遺志下爲子孫基業闕
堂傑閣房奧廊序棲鍾之樓櫝經之堂館客之次下至庖
厨溷浴無一不備爲屋僅百間自門而出直視旁覽道路
繩直而原野砥平一遠山在前孤峭奇秀常有煙雲暎帶
其旁卜地者以爲在法百世不廢且將出名僧今院纔一
傳其興如此後烏可量哉院之崇成也恭來請記曰先師
之塔公實與之銘今院當有記非公誰宜爲哉予報之曰
予廬於此凡東之會稽四明與西入臨安者風颿日相屬
也彼其得志於仕官獲利於商賈者寧可計耶有能家世

相繼支久不壞如若之爲父子者乎有能容衆聚族燮和
安樂如若之處兄弟者乎至於度地築室以奢麗相誇斤
斧之聲未停丹堊之飾未乾而盛衰之變已遽至矣亦有
如若之安居莫處子傳之孫孫又傳之子者乎此夫他彼
其初與若異也雖曰有天數然人事常參焉人事不盡而
諉之數於虐其可哉嘉定元年夏五月庚申記

橋南書院記

吾友西安徐載叔豪雋人也博學善屬文所從皆知名士
方其少壯時視功名富貴猶券內物一第直澆我爾然出
遊三十年蹭蹬不偶異時知己零落且盡家貲本不薄或
叔常糞壤視之權衡仰俯筭籌衡縱一切不能知惟日之
從事於塵編蠹簡中至食不足不問也中年卜居城中號
橋南書院地僻而境勝屋庫而人傑清流美竹秀木芳草
可玩而樂者不一而足載叔高卧其中裾不曳刺不書客
之來者日益衆行者交跡乘者結轍訶殿者籠坊陌雖公
侯達官之門不能過也名不可妄得客不可強致載叔蓋
有以得此於人矣乃者數遺書於予請記所謂橋南書院
者嗟乎漢梁伯鸞入吳賃舂於臯伯通廡下至今吳有臯
橋蓋以伯鸞所寓得名載叔之賢不減伯鸞而橋南乃其
居則後世不蕪沒決矣尚何待記然載叔之請不可終拒

也乃爲之書嘉定元年夏六月庚寅山陰陸某務觀記

心遠堂記

大卿朱公以開禧元年築第于昭武城東取陶淵明詩語名其堂曰心遠旣成與士大夫落之而以書來告曰子爲我記始嘉泰壬戌予蒙 恩召爲史官朱公丞祕書日相從甚樂公去爲御史予領監事間劇異趨會見甚踈然每與同舍焚香煮茶於圖書鍾鼎之間時時言及公未嘗不相與興懷絕歎也明年 國史奏 御之明日予乞骸骨而歸俄而公亦自寺卿得請外補不復相聞者累歲比書來予方卧病作而言曰朱公真可人哉士得時遇主施其

才於國退居閭里閒暇之日爲多樽俎在前琴奕迭進

然自得悠然遐想問餽宴樂以脩舊夙宿之好講解誦說

以垂後進無窮之訓進退兩得可謂賢矣予獨相望累千里不得持一觴爲公壽且慶斯堂之成顧方以爲歎今乃得以不腆之文自托於後世亦可謂幸矣夫嘉定元年秋

七月甲子記

萬卷樓記

學必本於書一卷之書初視之若甚約也後先相參彼是相稽本末精粗相爲發明其所關涉已不勝其衆矣一編一簡有脫遺失次者非考之於他書則所承誤而不知同

字而異詰同辭而異義書有隸古音有楚夏非博極郡書
殆不可遽通此學者所以貴夫博也自先秦兩漢迄于唐
五代以來更歷大亂書之存者旣寡學者於其僅存之中
又鹵莽焉以自便其怠惰因循曰吾懼博之溺心也豈不
陋哉故善學者通一經而足藏書者雖盈萬卷猶有憾焉
而近世淺士乃謂藏書如鬪草徒以多寡相爲勝負何益
於學嗚呼審如是說則秦之焚乃有功於學者矣昭武朱
公敬之粹於學而篤於行早自三館爲御史爲寺卿出典
名藩尊所聞行所知亦無負於爲儒矣然每愷然自以爲
歛益務藏書以棲於架藏於積爲未足又築樓於第中以

示尊閣傳後之意而移書屬予記之予聞古時藏書如韓
魏公萬籍堂歐陽文公六一堂司馬溫公讀書堂皆實萬
卷然未能絕過諸家也其最擅名者曰宋宣獻李邦鄴呂
汲公王仲至或承平時已喪或遇亂散軼士大夫所共歎
也朱公齒髮尙壯方爲世顯用且澹然無財利聲色之奉
儻網羅不倦萬卷豈足道哉予聞是樓南則道人三峰北
則石鼓山東南則白渚山煙嵐雲岫洲渚林薄更相暎發
朝暮萬態公不以登覽之勝名之而獨以藏書見志記亦
詳於此略於彼者蓋朱公本志也嘉定元年秋七月甲子

記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二

山陰陸游務觀著

銘

梅子真泉銘

距會稽城東北七里有山曰梅山山之麓有泉曰子真泉
 遊者或疑焉智者及道人求笠澤漁父爲之銘銘曰梅公
 之去漢猶鴟夷子之去越也變姓名棄妻子舟車所通何
 所不閱彼吳市門人偶傳之而作史者因著其說儻信吳
 市而疑斯山不幾乎執一而廢百梅公之去如懷安於一
 方則是以頸血丹莖之斧鉞也山麓之泉其寒澄澈珠琲

玉璽與子徘徊酌泉飲之亦足以盡公之高而歎其決也

司馬溫公布被銘

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
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能也

此銘予二十歲時作今傳以為秦少游非也

金崖硯銘

我遊三峽得硯南浦西窮梁益東掠吳楚揮灑淋漓鬼神
風雨百世之下莫予敢侮

延平硯銘

延平雙龍去無迹收歛光氣鍾之石聲如浮磬色蒼璧予
文曰袁愧匪敵二十二

蠻谿硯銘

斯石也出於漢嘉之蠻谿蓋夷人佩刀之礪也琢於山陰
之鏡湖則放翁筆墨之瑞也質如玉文如穀則黥龍尾之
群從而溜韞玉之仲季也

錢侍郎海山硯銘

雲濤三山飾此怪瓊誰其寶之天子侍臣煌煌繡衣福我
遠民一字落紙活億萬人勿謂噐小車重千鈞從公遙歸
四海皆春

桑澤卿磚硯銘

古名硯以瓦今名硯以磚瓦以利於用甄以全其天甄乎

甄乎寧用之鈍而保其全乎尚無媿之日陳於前

放翁銘桑甥澤

卿硯甄紹熙二年六月九日老學庵書

贊

崔伯易畫像贊

崔公名公度字伯易高郵人劉相沆舉賢良方正不赴以任為三班差使韓魏公薦之詔易文資為國子監直講亦辭元祐中再召為郎又皆固辭補外郎諸公力白于朝強起為國子司業訖不肯復出為郡以起居郎秘書少監召亦不肯起紹聖中復以為秘書少監辭如初遂請宮觀尋致仕予喜其白首一節乃求畫像於高郵而為贊曰

古之君子

學以為已

可行則行

可止則止

仕以行義

止以遠恥

世衰道微

豈復知此

蚩蚩始學

青紫思拾

萬馬並馳

孰能獨立

始雖弗憇

後亦汲汲

我思崔公

涕泗橫集

東坡像贊

我遊鈞天帝之所都是老先生玉色敷腴顧我而歎閔世垢濁笑謂侍僊昇以靈藥稽首徑歸萬里天風碧山巉然月墮江空

王仲信畫水石贊

亡友王仲信為予作水石一壁仲信下世二十年乃為之

贊恨仲信之不及見也其詞曰導江三硤神禹之蹟王子
寫之洵洵撼壁後三十年塵暗苔蝕澹墨色之欲盡尙觀
者之慘慄或曰是學蜀兩孫者非耶放翁曰吾但見其有
歐陽信本柳誠懸之筆力也

鍾離真人贊

五季之亂方酣于兵叱嗟風雲卓乎人英功雖不成氣則
莫奪煌煌金丹粃糠陶葛

呂真人贊二

一粒之粟有一民二升之釜浩渺嶼嶼以遊巴陵始識
公面青蛇鏗然求之不見

又

天下家家畫呂公衣冠顏鬢了無同勸君莫被丹青誤那
有長繩可繫風

僧師源畫觀音贊

三世如來同一闕大士亦作補陀夢佛子無財可脩供尺
紙寸毫俱妙用寶纓天冠儼四衆長年造極筆愈縱唯師
魯公爲作頌十方世界俱震動

宏智禪師真贊

死諸葛走生仲達死姚崇賣生張說看渠臨了一看子諾
方倒退三千里

大慧禪師真贊

平生嫌遮老子說法口巴巴地若是靈利阿師參取畫底

妙喜

為昭覺
文老作

卮庵禪師真贊

為處是
長老作

灑灑落落五十年一句不說祖師禪妙喜堂中正法眼等

閑寂在瞎驢邊

塗毒策禪師真贊二

骨相瓌奇風神蕭散貌蕭而和語盡而簡畫得者其氣逼

人畫不得者頂門上一隻眼

又

塗毒不自讚留待三山老試問卿上人讚好莫讚好海中

中忽起劔初風北斗柄折須彌倒

佛照禪師真贊

名動 三朝話行四海撒手歸來雲山不改人言大覺同

龕師云老僧掩彩

大洪禪師贊

髮長無心剃衣破無心補大洪山上有賊大洪山下有虎

非但白刃殺盡兒孫更能一言吞却佛祖

中巖園老像贊

我遊中巖拜師于床魏魏堂堂鳳舉龍驤公住無為訪我

成都雄辯縱橫玉色敷腴別木十日梁木告摧我如飛蓬
萬里南來孰謂窮山乃瞻儀形牆壁說法况此丹青

奉聖淳山主年八十有四放翁為作真贊

兩住名山一老禪目光如電照人天行藏不用占著草卦
氣全來二十年

芋庵宗慧禪師真贊

煨懶殘芋打塗毒鼓舌本雷霆毫端風雨

廣慧法師贊

東土震旦西方極樂一納草鞋到處行脚

敷淨人求僧贊

光耀頭淨洗鉢頭頭拈起頭頭活有時與有時奪受用現

前活鱗鱗敷道者一短褐欠箇什麼更惡惡水潑將錯就

錯也不妨只在檀那輕手撥道敷淨人求伽佗見施主求買度牒為說此數語嘉泰辛

酉四月十日放翁書

錢道人贊

桡欄冠青芒屨上天下天不騎鶴喚作神仙渠不肯道是

凡人我又錯會稽城中且賣藥

放翁自贊四

遺物以貴吾身棄智以全吾真劍外江南飄然幅巾野鶴
駕九天之風澗松傲萬木之春或以為跌宕湖海之士或

以爲枯槁隴畝之民二之論雖不同而不我知則均也

淳熙

庚子務觀自贊時在臨川年五十有六

二

名動 高皇語觸秦檜身老空山文傳海外五十年間死盡流輩老子無才山僧不會

三

皮葛其衣巢穴其居烹不務之藜藿駕秃尾之蹇驢聞鷄而起和甯戚之牛歌戴星而耕則稽汜勝之農書謂之瘁則若腴謂之澤則若癯雖不能草泥金之檢以紀治功其亦可挾兔園之冊以教鄉閭者乎

周彥文令畫工爲放翁寫真且來求贊時年八

十

四

進無以顯於時退不能隱於酒事刀筆不如小吏把鋤犁不如健婦或問陳子何取而肖其像曰是翁也腹容王導

輦數百胷吞雲夢者八九也

陳伯予命畫工爲放翁記顏且屬作贊時開禧丁卯翁年

八十

記事

記太子親王尹京故事

隋齊王暕尹河南唐秦公世民尹京兆衛王重俊爲洛州牧皆親王尹京故事也然尙未甚以爲重後唐秦王從榮

以長子為河南尹又為天下兵馬大元帥故當時遂以尹京為儲貳之位至晉天福中鄭王重貴周廣順中晉王榮皆尹開封用秦王故事也 國朝 太祖皇帝建隆二年

七月以 太宗皇帝為開封尹開寶末 太宗嗣位纔八

日即以齊美為開封尹 後封秦王 太平興國七年秦王出為西

京留守自是開封不置尹止命近臣權知府而已 權知府自李符

始 雍熙二年始以陳王元僖為開封尹蓋是時 太宗元

子楚王元佐被疾廢則陳王亦儲君也淳化三年薨後二

年 眞宗皇帝自襄王為開封尹 後封壽王 至道元年正東宮

議者謂尹有品秩非太子所宜兼領乃改判府事自後唐

以來雖以尹京陰為儲副之位然皆藩以太子判京府則

自至道始也故事開封尹之上有牧雖具員而初未嘗置

國朝惟親王乃除尹餘但為權知府事自 太祖至 徽

宗八朝百七十年未嘗改蔡京為相始建議置尹尹非獨

故事須親王乃除又 太宗 眞宗潛藩所領人臣所宜

避天下皆罪京之不學其後宣和末 欽宗皇帝自東宮

為開封牧是時已有尹尹之上惟有牧故以命之然牧故

事序位在太子少保之下御史大夫六曹尚書之上亦非

太子所宜兼蓋有司失考至道判府之制也尹之下故事

有少尹位在少府將作少監之下太子少詹事之上後唐

秦王時嘗以劉陟為之而建隆以來率不置惟置判官推
官各一員或二員通掌府事並以常叅官充親王為尹則
判官以給諫充今太中大推官差降焉 真宗為尹時判
官二員推官三員蓋特置也或問 太宗以來尹京則謂
之南衙何也曰開封府治所本在正陽門南街東然 太
宗為尹乃就晉邸視事晉邸又在內及府治之南故曰
南衙亦曰南宮秦王許王因之及 真宗為尹 太宗以
秦王許王皆不利始命還就府治焉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二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三

山陰陸游務觀著

傳

姚平仲小傳

姚平仲字希晏世為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古養為子年十
八與夏人戰賊底河斬獲甚眾賊莫能枝梧宣撫使童貫
召與語平仲負氣不少屈貫不悅抑其賞然關中豪傑皆
推之號小太尉睦州盜起 徽宗遣貫討賊貫雖惡平仲
心服其沉勇復取以行及賊平平仲功冠軍乃見貫曰平
仲不願得賞願一見上耳貫愈忌之他將王淵劉光世皆

得召見平仲獨不與 欽宗在東宮知其名及卽位金人
入寇都城受圍平仲適在京師得召對福寧殿厚賜金帛
許以殊賞於是平仲請出死士斫營擒虜帥以獻及出連
破兩寨而虜已夜徙去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驃亡命一晝
夜馳七百五十里抵鄧州始得食入武關至長安欲隱華
山顧以爲淺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宮人莫識也留一日復
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餘里度采藥者莫能至乃解縱所
乘驃得石穴以居朝廷數下詔物色求之弗得也乾道淳
熙之間始出至丈人觀道院自言如此時年八十餘紫髯
鬢然長數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擇崖塹荆棘具速若奔馬
亦時爲人作 書頗音備然秘不言得道之由云

族叔父元燾傳

族叔父元燾名居一字居安自山陰徙家餘姚性恭謹純
厚閉門力學不妄與人交尤好樂律每言樂所以成人才
今世所用皆胡部雖鄭衛亦不得聞况韶濩乎因考按古
關雎鹿鳴諸詩抑揚皆合音律時時自歌之中正簡古聞
者興起欲上書請用之鄉飲酒會疾病不果所居瀕江一
室蕭然數十年間几席書冊琴樽之屬皆未嘗易好飲酒
然不肯自釀或餽以家所醞亦辭不取曰法不可也其謹
如此有子洙登進士第爲鹽官尉迎養官舍期年洙卒元

壽護其喪歸亦能自釋久之以疾卒年七十與元燾同時
有鄭從革者名鼎之丹徒人自三舍法行已在鄉校能自
刻苦口誦手鈔日常蕪數人然試有司輒黜從革亦不以
黜故少怠終始如一日事父篤孝建炎中客山陰遇寇從
革欲奉父避之父不聽從革乃束帶立牀前鬻糜粥奉湯
液悉如平時寇至則迎門拜泣曰父老不能去惟哀憐之
寇爲感動乃署其門使其屬勿犯終亂定父子具得全年
六十餘貧益苦比卒衣食不能具一鄉皆推其賢云

陳氏老傳

會稽五雲鄉陳氏老年近八十生三子有孫數人皆業農
惟力耕致給足凡蕪卉之事抵質買販以取贏者一切不
爲耕桑之外惟漁樵畜牧而已子孫但畧使識字不許讀
書爲士婚姻悉取農家非其類皆拒不與通室廬不妄置
一椽器用皆朴質堅壯不加漆飾衣惟布襦扇取適寒暑
之宜行之四五十年如一日子孫亦皆化之無違陳氏所
居在剡渚山下地名曰南溪云

陸子曰予嘗悲士之仕者若苟名位而已則爲負國必無
負焉則危身害家憂其父母有所不免耕稼之業一捨而
去之復其故甚難予先世本魯墟農家自祥符間去而仕
今且二百年窮通顯晦所不論竟無一人得歸故業者室

廬桑麻果樹溝池之屬悉已蕪沒族黨散徙四方蓋有不
知所之者過魯墟未嘗不太息興懷至於流涕也聞陳氏
事因爲述其梗槩傳之庶觀者有感焉

青詞

紹興府衆會黃錄青詞

上帝福善禍淫雖各繇於類應大道同該起死或俯徇於
哀祈敢露忱詞仰干聰鑒伏念臣等所居紹興府地連三
輔人雜五方任職居官當閭閻之太半鮮衣美食昧稼穡
之所從習俗莫遠神明積譴方凶饑之荐至加疫癘之相
乘疾痛呻吟未及三醫之謁煮蒿悽愴已悲蒿鬼之鄰
升濟之無方敢號呼而有請伏望少回洪造一洗衆孽
者脫泉路之冥冥生者安王民之皞皞天職生覆地職形
載敢忘夙夜之歸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永冀生成之賜

江西祈雨青詞

天惟至仁久寬水旱之譴吏實有罪仰累陰陽之和既閔
雨之歷時敢叩闔而請命伏念臣濫膺上指岷使近畿深
惟冥頑固陋之資莫副惻怛丁寧之訓徒積勤於夙夜冀
無負於幽明然而風禾不足以警服豪強惠愛不足以撫
綏鰥寡政媮愒日田疇曠陂澤之修訟積淹時囹圄困析
揚之繫務均力役而或蔽於所見思廣賑恤而或緣以爲

茲既莫致於善祥懼卒惟於饑饉是用諏辰之吉稽首以
陳伏望推篤貧之慈霈曲成之惠雖有司曠職宜伏雷霆
之誅然比屋何辜流爲溝壑之瘠若復未回於洪造遂將
絕望於有秋敢殫皇皇哀迫之誠冒貢懷懼吁嗟之禱庶
格九霄之澤少紓一道之憂稼穡順成儻僅蒙於中熟里
間疾苦誓靡壅於上聞

謝雨青詞

旱大甚以是虞不遑啓處天蓋高而可叩思罄精誠方祇
於齋場已亟霑於膏澤尚懼豐凶之未決敢忘祈報之
交修仰企靈霄少回冲馭伏願哀黎民之匱食宥農吏之
瘵官申敕有神更終大惠一穀不升謂嘆豈眎夙夜之憂
三日以往爲霖實賴乾坤之造

嚴州祈雨青詞

歲律肇新農功伊始居者慮陰淫陽伏之寇耕者懷旱乾
水溢之虞仰惟上穹職是元化俯遂郡黎之育式均六氣
之平敢卽熙壇恭陳薦薦所冀歲豐民樂寬九重霄旰之
憂賦足刑清這衆吏簡書之責敢忘惕勵仰對生成

謝雨青詞

天九關之在上精誠可以徹聞雨三日而成霖枯槁爲之
盡起恭陳薄薦冒貢丹衷伏念_臣領此偏州迨今累月上

無以布宣寬大而追屯膏之咎下不能撫摩凋瘵而格解
澤之施跼蹐靡逞吁嗟上訴敢謂叢霄之應曾無挾日之
淹月離畢以示期山出雲而效職風霆下繫澗壑交流井
汲如初家享一瓢之樂粟儲可繼士寬半菽之憂商旅通
行道途鼓舞彼有遺秉此有滯穗方將均惠於博發冬無
愆陽夏無伏陰更冀默消於疾癘敢忘兢惕仰對生成

保安青詞

道垂光而下濟罔不興慈情至敬則無文惟當直訴伏念
臣少多罪垢晚之功能寓形淩迫於九齡定著遂階於四
品先世被追榮之典已冠三孤諸兒荷延賞之恩例霑寸

祿首坐滿盈之久自挺灾釁之來時涉夏秋疾生經絡有
藥必試靡神不祈呻吟之聲晨暮不絕惟歸誠於洪造或
少逭於徃愆么然微衷亟以自列伏望曲回聰聽俯佑殘
軀俾毫及之餘生獲奠居於故社耕桑安樂父子團欒天
實無私敢汲汲希望外之福人誰不死願熙熙湏數盡之
期

疏

天申節樞密院開啓道場疏

得道者上爲皇啓帝圖之廣大有德者得其壽當化日之
舒長率籲衆情虔伸善祝 光堯壽聖太上皇帝伏願三

靈介祉 九廟儲休無黃屋之心雖退藏於淵默如南山之壽冀茂對於天祺

滿散道場疏

惟天其中命用休誕御無疆之歷有德者必得其壽共輸歸美之誠敢叩梵宮仰申善頌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伏願願神物外布澤寰中福祿萬年丕介龐鴻之祕本支百世永奉詒燕之謀

天申節功德疏

得吾道而上為皇筭自齊於箕翼有天下而傳之子福方寢於華夷敢因震夙之期申致延鴻之祝恭惟 光堯壽

聖太上皇帝陛下總明時憲清淨無為黃屋非心共仰堯之大玉卮為壽益瞻漢殿之尊 光堯壽聖太上皇帝恭願茂對昌辰丕承景貺以聖傳聖增光奕世之休為天中天冰享萬方之奉

又

得道上為皇誕受泰元之冊重華協於帝光臨孝治之朝敢彈向日之誠仰祝後天之筭尊號陛下恭願又新湯德丕顯文謨日舒以長燕處益探於衆妙道冲而用陰功廣被於群生

瑞慶節功德疏七

有開必先天地肇開於景運無遠弗屆華夷畢效於貢珍
矧備邇聯敢稽壽祝 皇帝陛下伏願誕膺戩穀端拱穆
清以八千歲而為春永御舒長之景卜七百年而過曆用
符愛戴之誠

二

訕彌厥月丕昭震夙之期長發其祥共致龐鴻之祝 皇
帝陛下恭願後天難老如日正中紹 十二聖之睿慕開
三百年之景運金泥玉檢肇修稀闊之儀楛矢石柝永享
貢輸之盛

三

叨榮禁路千齡獲遇於聖明歸老故山一飯敢忘於君父
敬修梵供仰祝堯年 皇帝陛下恭願光照大千壽踰時
萬繼統葉無為之治銜邦濟有道之長上際下蟠永享化
國舒長之日東封西祀嗣修太平稀闊之像

四

節紀千秋實踵開元之盛神呼萬歲存膺嵩嶽之祥顧雖
遜迹於丘園敢怠馳誠於軒陛皇帝陛下伏願道極高而
蟠厚治咸五而登三碣石河源盡後興圖之舊泰山梁甫
嗣修檢王之像

五

惟皇之極欣逢熙洽之辰於萬斯年共效龐鴻之祝敢趨
淨域荐控丹衷 皇帝陛下伏願允叶帝心誕膺神筭化
東漸而西被功上際而下蟠降德於衆兆民坐致唐虞之
治上瑞至千百所永符箕翼之祥

六

聖恩念舊猶叨四品之崇景運開先敢後萬年之祝 皇
帝陛下恭願當宇撫盈成之業垂衣紹積累之休朔易南
訛絲鋤耨於率土東漸西被會王帛於中朝

七

恩霑遺老幸聯上雍之班身遇明時敢後祝堯之請 皇
帝陛下恭願乾瑞廣大日穀正中髦纓奉九譯之琛農扈
告三登之候應帝皇之運故聰明睿智足以有臨集天地
之祥皆筭數譬喻所不能及

祈雨疏

九秋伊始百穀將登念零雨之稍愆率群情而致禱仰惟
慈蔭曲鑒丹誠三日爲霖俯慰雲霓之望大田多稼上寬
宵旰之憂

謝雨疏

諸佛願心本常存於澤物衆生業果或自召於凶年民愚
無良吏惰不職駭驕陽之作害閔零雨之弗時內罄寸誠

清南文集 卷之二十三
九
方吁嗟而遍禱起瞻四野已枯槁之一蘇自惟莫格於大
和乃至上勤於慧力敢忘祇報用答鴻慈

道宮謝雨疏

上帝至仁本不忘於澤物下民胡罪幾坐致於凶年由官
吏之惰偷致政刑之疵癘驕陽作害零雨弗時內罄寸誠
方吁嗟而仰禱起瞻四野已枯槁之一蘇自惟莫格於大
和乃至輒干於鴻造敢忘祇報用答好生

嚴州祈雨疏

倬彼雲漢尚愆霖雨之期害於桑棗盛俯劇淵冰之懼敢輸
丹悃仰叩 覺慈冀占離畢之祥少追屯膏之答

二

時雨少愆上勞宵旰詔音亟下恭致禱祈敢冀洪恩誕敷
惠澤

三

龜占墨而尚遠稟有屯膏之懼龍蟠泥而未舉方緊解澤
之施冀軫鴻慈寺云
學見慈曲成樂歲俯慰闔境雲霓之望上寬

淵衷宵旰之憂

嚴州施大斛疏

旱魃爲虐念莫釋於衆憂飯香普熏敢恭陳於淨供伏願
雲從龍而效職月離畢以告祥解澤亟行屯膏一洗如來

施無量食既靡間於聖凡史臣書大有年庶上寬於宵旰

嚴州謝雨疏

時雨愆期方軫焦勞之慮天心佛慈從欲遽蒙霑澤之施敢擇

良辰敬伸昭報

嚴州謝雪疏

萬邦屢豐幸際中天之熙運平地尺雪鬱為嗣歲之嘉祥

敢忘薄薦之陳少謝叢霄之貺尚祈洪造益介純禧佛寺云敢

志淨供之修少謝覺慈之貺尚祈垂佑益介純禧

嚴州久雪祈晴疏

時雪屢應已占嗣歲之登春氣未和寧免祈寒之怨敢

秘宇仰叩直覺慈冀日麗於層霄俾民安於比屋上寬旰食

俯慰輿情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清南文集卷第二十四

山陰陸游務觀著

疏

法雲寺建觀音藏殿疏

補落伽之道場秦蕪已久脩多羅之妙典函甄僅存先師
每志於經營四衆亦思於協助天時默定佛事將成伏望
巨公大夫居士長者深戒着鞭之後共合浮圖之尖庶得
萬尾鱗差脩梁虹舉紺容輝日梵唄陵雲結難值之勝因
作無窮之壯觀

開元寺重建三門疏

魏然寶刹實居大府之喉衿卓爾高閣復爲一寺之眉目
歷數百載極祗園之盛乃七十年猶劫火之殘伏望大燬
積藏亟成鉅麗粲繇丹於久廢偉扁榜之一時雨霽塵清
碧尾勢凌於霄漢霧開日久金鋪光射於康莊還壯觀於
承平垂美名於不朽

安隱寺脩鍾樓疏

金鍾大鏞蓋以聲爲佛事雄樓傑閣宛在水之中央歷歲
旣深頽人乃復敢偏投於信士祈同結於勝緣浮翠流丹
儼復還於鉅麗撞昏擊曉實大警於沉冥

重脩光孝觀疏

天覆地載之間飲啄皆由於道陰跛行喙息之類溷漚漚
荷於國恩豈獨忠義之心人人具有抑亦生成之賜物物
皆同永惟光孝之道場實薦 徽皇之飈御神祠佛刹尙
營繕之相望琳館珍臺豈脩崇之可後某等叨恩冠褐庇
職宮庭敢忘夙夜之勤冀復規模之舊旣侈先朝之遺迹
遂新大府之榮觀

圓通寺建僧堂疏

如來香飯取時已遣化人開士鉢單展處又須得所營茲
華屋延我勝流念非極棟宇之功何以稱龍象之衆木魚
哮吼千僧閣也在下風露柱證明九梁星直須退步

重建大善殿疏

劫火之壤大千雖云有數長者之施億萬豈曰無時儻阿練若獲了大緣則宰堵波亦還舊觀可謂非常之舉惟須不退之心

道像五藏疏

道雖與貌固非耳目口鼻之施天本無心尙何肝膽肺腸之有既云肖像蓋亦同人願共發於信心不須疑著庶至成於盛事垂示無窮

鷲峰寺重建三門疏

建寺年深築門役鉅雖不下禪牀相接用此何爲然倒騎佛殿出來少它不得伏望念古阿蘭若之勝地結檀波羅密之大緣或備土木甄甃之材或施黜堊髹丹之費初發心處已有諸聖證明一落筆時自然大地震動

重脩大慶寺疏

佛出本爲一大緣初無差別越城管有六尼寺五已丘墟惟大慶之名藍實故唐之遺址茲蒙賢教命復舊規方廣募於衆財董成於偉觀魔王魔女盡空蜂蟻之區法鼓法炬法幢一新龍象之衆儻承金諾敢請水衝勇退急流雖具衲子參尋之眼旁觀袖手要非邦人嚮慕之誠爰擇名藍往迎高士其人芙蓉正派真歇諸孫默觀

已得於本心自重每輕於外物不合則去蹈儒士之難能
知我者希得老氏之所貴付越山於昨夢聽右嶺之儻來
野鶴溪雲豈有去留之迹齋魚粥鼓一隨宿昔之緣

福州請九峰圓老疏

開藍裏入頭不妨奇特懸崖邊撒手只要承當湏遇作家
方了此事某人參臨濟正法眼得補陀大辯才雖則跛跛
孳孳走諸方不認昭昭靈靈作自己伏請如雲出岫似月
印潭放下鉢袋衣囊打起齋魚粥鼓直到佛祖不知處猶
是半塗且向父母未生前試道一句

福州請聖泉頴老疏

少室玄機陽岐正脉最端的處只要言下承當有多少人
盡向面前蹉過某人談峰峻峭心地圓明當初向竹篋子
頭偶然築著磕著而今踞寶華王座選甚胡來漢來便須
拈起鉗鎚打開窠臼以鐵酸賺普供大眾與木上座同演
宗風鍾鼓鏗鉤旛幢炳煥豈惟流輩知不由兔徑之高要
使師翁發撞破煙樓之歎

能仁請昕老疏

視世如菴摩勒果雖外物之本輕說法如優曇鉢華要應
時而出現久已名行於海內豈容身隱於雲根敬虛金布
之圓往致空飛之錫某人材高龍象辯震雷霆潛閩嶺者

十年遇寒巖而一笑始初歎賞明窓下特地安排最後慇懃鉢帑子親自分付幸念先師之遺語亟爲故人而遠來要傳無盡燈當觀第一義

雍熙請叢老疏

山陰道中萬壑水依舊潺湲雲門寺裏一爐香久成寂寞忽於旁邑得此高人某人立雪飽參隔江大悟通威音以前消息踟眈盧向上機關血指汗顏諸方不供一笑搏風擊水萬里始自今朝豈惟續且庵家傳更喜得可齋道伴

鄉士請妙相講主疏

雜華設教猶日照山大士應緣如雲出岫某人英姿邁往雋辯絕倫早集布金之園久造笑雲之室伏望俯從衆志來繼道場且要於談笑間取上方香積之飯然後以神通力成夜摩覩史之宮

千秋觀脩造疏

一曲澄湖千秋古觀瓊樓玉宇正頊月斧之脩藥笈琅函未極雲章之奉至於傑閣翬飛於天半長橋虹卧於波心皆擬繕營用成勝絕况丞相肇新於真館與邦人仰禱於帝齡覆載之間共陶化日髮膚之外皆是聖恩願垂不朽之名更效無疆之祝

光孝請廓老疏

孤峰頂上一口吞三世如來。七里瀨邊隻手接十方衲子。
既是隨緣自在，便須信采承當。某人號真作家，有大力量。
拈起佛子，且與陸大夫同舉宗風。放下鉢囊，不妨陳尊宿。
暫爲隣舍。

雍熙請機老疏

諸方到處只解抱不哭孩兒。好漢出來須會打無麵轉飀。
舉起一枝佛子，勘破四海禪和。某人心地超然，談鋒雋甚。
最初遊歷，倒却門前刹竿。末後承當，分付先師鉢袋。十年
涵養，一旦闡揚。請木上座作先馳，拈鐵酸賺施大衆。鯨鐘
鼙鼓無非塗毒家風。羅月默雲盡是放翁供養。

雍熙請錫老疏

瞿唐峽湫瀨堆萬里不生寸草。若耶谿雲門寺三人卽是。
叢林要看雲居錫上座點檢。諸方須與宣城陸大夫激揚。
此事某人得來孤峻。用處縱橫魏巍堂堂灑灑。落落半月
崑戴起簣子好泉亭脫下草鞵。水宿山行平日只成露布。
刀耕火種從今別是生涯。

求僧疏

掀禪床拗拄杖。雖屬具眼。厮兒搭袈裟展鉢盂。却要護身。
符子伏望尊官長者。達士通人。共燃續慧命燈。不惜判虛。
空筆起難遭想結。最勝緣向僧堂前。喝參幸離俗諦。以此

立身得度敢負厚恩

又

佛有八萬四千法門出家最勝僧受二百五十大戒利物無邊方今雲門諸山莫如淨智一境必度優婆塞俾成比丘僧巍巍堂堂聿觀龍象之衆雍雍肅肅不媿旃檀之林儻許結緣願垂涉筆

紫霄宮女童徐居慶求披戴疏

雲山棲隱雖從金門羽客之遊冠佩焚脩尚欠白水真人之力敢輸微懇仰叩高閣伏望推博施之心植衆妙之本仙槎乞得支機石既遇有緣天風飄下步虛聲是爲報德

成都大聖慈寺念經院僧法慧爲行者雷印定求度

牒疏

拈華會上正法眼雖是自明剗草殿前護身符少伊不得故鄉踰八千里路空手要七十萬錢欲辯大緣莫嫌俗氣從此鉢盂兩度濕受賜不貲忽然平地一聲雷酬恩有在

雍熙請倫老疏

脩竹茂林久作蘭亭之客青鞵布韉忽尋秦望之盟此有宿因寧容力避某人度河香象跋浪長鯨初得法於室中耳聾三日晚抽身於林下壁觀九年道價雖高世緣未契方公言之共歎亦勝地之將興百草頭祖師本來知見一

毫端寶刹今日神通但辦肯心必無難事

梁氏子求僧疏

名家有千里駒本意折一枝桂忽厭魯章甫擬著僧伽黎
可謂人英堪承佛種長者若能成就放翁爲作證明

孫餘慶求披戴疏

孤雲野鶴山林自屬閑身布襪青鞵巾褐本來外物伏念
心久游於塵外迹向寄於人間傳翕雖然頭戴道冠王恭
終要身披鶴氅直須白水真人力共了青谿道士緣

陶山菴行者求化度牒疏

晉於如來所發心蓋非一世今以此丘身得度夫豈小緣

况貞白先生昇僊之區實文昌左轄植福之地遍授信施
庶獲圓成七條九條二十五條儻無魔障一佛二佛百千
億佛當共證明

傳妙蘇求僧疏

四十劫前記作佛已定出家百尺竿頭坐底人正須進步
茲述悽悽之請敬趨赫赫之門伏望王公大臣長者居士
揮雲煙於紙上運財寶於庫中出現優鉢曇花成就僧伽
黎相十方諸佛同聲讚可謂勝緣一日鉢盂兩度開敢忘
大施

葉可忻求僧疏

七寶布施作福止屬有爲一人發心歸源方名大事非賴
賢豪之助曷弘清淨之緣所冀見聞各懷喜捨續佛壽命
成苾芻不壞之身爲國焚脩效芥石無疆之福

祝文

鎮江謁諸廟文

某以隆興改元夏五月癸巳自西府掾出佐京口明年春
二月巳卯至郡洪惟上恩不可量數敢不夙夜祇惕圖
稱所蒙區區之心神其監之

祭富池神文

某去國八年浮家萬里徒慕古人之大節每遭天下之至
窮登攬江山徘徊祠宇九原孰起孤涕無從雖薄奠之不
豐冀英魂之來舉

福建謁諸廟文

某聞聰明正直神之所以爲神也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吏
之所以事神也一戾于此神且殛之其何福之敢望某蒙
恩出使一道告至之始祇慄于祠下

福州城隍昭利東嶽廟祈雨文代

閩之風俗祭祀報祈此他郡國最謹以故祠廟之盛甲於
四方斧斤冊壘靡有遺巧重門傑閣煥然相望則神之所
以福其人者亦宜與他郡國異而自夏訖秋驕陽爲害水

泉淺涸草木焦卷多稼彌野將茂而稿夫幽顯之際雖遠然豈有享其奉而不恤其害者惟神聰明宜動心焉

福州謝雨文

代

吏受命天子牧養百姓神受命上帝保衛一方其責則均然而祠宇貌像孰與府寺之雄犧牲醪幣孰與廩餼之厚巫覡尸祝孰與官屬之盛吏惰政紕無以格豐年之祥不自責而望神宜拒而弗享矣區區之禱會未信宿雲興東山之麓雨被千里之內雷發而不怒風行而不疾祁祁靈靈如哺如乳起視四野莫不霑足愁歎之聲變爲歡謔嗚呼吏之愧于神多矣酒列牲肥樂歌送迎匪報也以識吏之愧也

福州準

赦禱諸廟文

代

乙未詔書 慈寧殿服藥敷大宥于四方分命郡國禱山川神示之在典祀者惟神受職欽承上意

福州歐冶池龍鱣溪河二五龍祈雨祝文

代

繚垣閼宇瀦水灌木窈然而幽陰者龍之神也升天御雲濟世澤物霈然而成功者龍仁者也聰明正直有禱必應者又其所以食于民也歷時不雨粢盛將害則龍亦何心視民之窮如越人之視秦也變化呼吸轉災爲豐在龍之力其易如指之屈伸也犧牲醪幣吏之所以報龍者其敢

怠而弗親也

福州閩王閩忠懿王祈雨祝文

代

維神之生禦災捍患有功德於此邦之人沒而祀之非獨
父老子弟不忘神之功德意者神亦眷眷於此邦沒而不
已也歷時不雨稼穡將害吏雖不言神其忍安視弗救耶
雖然敢不以告

嚴州謁諸廟文

新定為郡地愜民貧而回祿馮夷數見譴告市邑蕭然至
今未復某蒙恩來守是邦宜知所報如或黷貨以厲民淫
刑以飾怒事燕遊以廢政納請謁以撓法是宜即罪于有

神死不敢悔使其能粗踐今茲之言則神亦宜哀矜之調
節雨暘驅逐癘疫使與吏民仰戴各得其職哉

謁大成殿文

某聞之夫子曰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某家
世山陰被命來守不三舍而至殆與古之仕於其國無以
異然一於忠敬有所不力則吏與民且合其智詐澆浮以
欺其守豈不殆哉視事之始款謁先聖先師非獨以令甲
也敢告夙夜祗懼之意

謁社稷神文

某蒙上恩來守新定邦雖小有社稷焉其敢不恪以獲

戾于神敬以到郡之三日周視壇壝

嚴州秋祭祝文

秋有祀國之典也筮日之良爰舉祀事牲酒樂歌靡敢不飭惟爾有神來格來歆惠我吏民神亦永饗典祀

嚴州祈雨祝文

新定為郡介于谿山之間雨暘少愆輒能病稼戊申水溢方禱于神曾未再旬復以旱告吏政無以格陰陽之和而惟神之瀆群趨廟庭僕僕亟拜神固不以吏罪而棄斯民吏獨無愧於神乎尚力厥事以益茲媿神其監臨之

二

甲辰 詔旨以閔雨命郡守致禱惟神受職欽承 上命

三

^某被 命來守幸及終更不敢以去郡有期怠荒厥事屏逐暴吏慰安疲民稽于幽明儻道咎責而嘉穀方秀時雨未渥維神正直宜監于茲敢列忱辭恭俟嘉澤

嚴州馬目山祈雨祝文

維神有祠茲山尚矣唐刺史韓泰以禱雨獲應載新廟貌今又四百餘年而未列命祀無以慰父老祝史之心今茲旱勢已極^某雖愚蒙 恩假守得以專達于 朝敢與爾神期以三日甘澤霑足稿苗復興當列奏乞封以侈神之

威靈顧以守郡不獲親行謹遣廸功郎建德縣主簿汪仲儀卽事祠下而某帥郡僚望拜于軍門

又

考於圖志得神之威靈而致禱焉既累日矣誠弗能格雖間得小雨地不及濡塵不及歛而赫日復出矣然父老之言以為比夕雲物多起神之祠傍意者神哀憫斯民終有以活之也敢復以請悽悽之誠尚監之

嚴州祈晴祝文

雨勢未止溪流暴溢民廬官寺倉庫獄戶皆有意外之憂惟神聽相亟俾開霽約束漲水以時返壑某與吏民其敢

忘報

嚴州謝雪祝文

四時冬為元英閭里母虞於癘疫平地尺為大雪麥禾預卜於豐穰敢忘薄薦之陳少答明神之賜尚祈孚佑永保安寧

嚴州久雪祈晴祝文

雪雖嘉瑞過則為災春氣未和民屢告病郡政乖刺惟神之歸尚祈興哀以卒大賜牲酒之報其敢弗虔

嚴州廣濟廟祈雨祝文

不雨且再旬矣井泉涸竭蔬菽告病閭巷講救焚之備郡

庭決爭汲之訟秋陽益熾疾癘將作吏雖愚猶知恐懼豈神之聰明而忘之乎出雲興雨以一洗之神之德於斯民豈有既哉

嚴州謝雨祝文

此承 詔旨致禱靈祠果遂感通沛然甘澤敢消吉日祇報靈休

嚴州戊申謝蠶麥祝文

乃者蠶老而未繭麥秋而未穫天作靈雨將害于成惟神康陰沴消弭牲登于俎酒灌于觴維以薦誠匪敢言報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四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五

山陰陸游務觀著

勸農文

夔州勸農文

仰惟 天子臨遣牧守每以務農勸課之指丁寧訓敕雖遐陬僻邑如在畿甸惟懼一穀之不登一夫之失職也硤中之郡夔爲大其於奉明詔以倡屬郡慰齊民者尤不敢不勉繼自今不縱培克不長囂訟不傷爾力不奪爾時爾父兄子弟其亦恭承天地惠澤毋爲惰遊毋忘東作毋失收歛毋媢益藏勤以殖產儉以足用有司與民交致其愛

使公私之蓄日以富饒無貽朝廷霄旰之憂豈不偉哉
丁未嚴州勸農文
蓋聞農爲四民之本食居八政之先豐歉無常當有儲畜
吾民生逢聖世百穀順成仰事俯育各遂其性太守幸得
以禮遜相與從事於此故延見高年勞問勸課致誠意以
感衆心非特應法令爲文具而已今茲土膏方動東作維
時汝其語子若孫無事未作無好終訟深眦廣耜力耕疾
耘安豐年而憂歉歲太守亦當寬期會簡追胥戒興作節
燕遊與吾民共享無事之樂而爲後日之備豈不美哉

戊申嚴州勸農文

蓋聞爲政之術務農爲先使衣食之粗充則刑辟之自省
當職自蒙 朝命來剖郡符雖誠心未格於農穰然拙政
每存於撫字觴酒豆肉曷嘗妄蠹於邦林銖漆寸絲不敢
輒營於私利所冀追胥弗擾墾闢以時春耕夏耘仰事俯
育服勞南畝各終蔗菘之功無犯有司共樂舒長之日今
者土膏旣動穡事將興敢延見於耆年用布宣於 聖澤
清心省事固守令之當爲曠土游民亦父兄之可恥歸相
告戒恪務遵承上以寬當宁之深憂下以成提封之美俗

雜書

書通鑑後

司馬丞相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其說辯矣理則不如是也自古財貨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勝數或在權臣或在貴戚近習或在強藩大將或在兼弁或在老釋方是時也上則府庫殫乏下則民力窮悴自非治世何代無之若能盡去數者之弊守之以悠久持之以節儉何止不加賦而上用足哉雖捐賦以予民吾知無不足之患矣彼桑弘羊輩何足以知之然遂以爲無此理則亦非也

又

周世宗既服江南諭使修守備通鑑以爲近於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是比之文王也方是時世宗將有事於燕晉其謀以爲若南方有變雖不能爲大害然北伐之師勢亦不得不還故先思有以安江南之心又疲其力於大役使不得動比比伐成功江南折簡可致矣此世宗本謀也遽謂之近於文王豈不過哉然世宗之謀則誠奇謀也蓋先取淮南去腹心之患不乘勝吳取蜀楚粵而舉勝兵以取幽州使幽州遂平四方何足定哉甫得三關而以疾歸則天也其後中國先取蜀南粵江南吳越太原最後取幽州則兵已弊於四方而幽州之功卒不成故雖得諸國而中國之勢終弱然後知世宗之本謀爲善也

書賈充傳後

言一也情則三也其惟論兵乎自古惟用兵最多異論以其有是三者也禍機亂萌伏於隱微人知兵之利不知其害有識者焉逆見而力止之王猛之於秦是也投機之會轉眄已移而常人闇於事機私憂過計馮道之於周是也猛固賢矣道雖闇猶有憂國之心焉至於賈充當晉武時力沮伐吳之舉至請斬張華則何說哉自漢之季百數十年間庸人習見南北分裂謂爲故常赤壁之役以魏武之雄乘破竹之勢而大敗塗地終身不敢南鄉充之心蓋竊料吳未可下因爲先事之言以徼後日之福而不料天下

之遂一也要之戰危事也以舜爲君禹出師不能一舉而定三苗以唐太宗自將李勣在行不能遂平區區之高麗故爲充之說者常有利焉此人臣之陰爲身計者所以多出於此也馮道不足言矣王猛賈充之論所謂差毫釐而繆千里者可不察哉

書郭崇韜傳後

後唐莊宗初得天下欲立愛姬劉氏爲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位次在劉氏上莊宗雖出夷狄又承天下大亂禮樂崩壞之際然顧典禮人情亦難其事未知所出群臣雖往往阿諛亡學術然亦無敢當其議者且盧革爲相郭

崇韜爲樞密使崇韜功高迹危思爲自安計而革庸懦無所爲惟諂崇韜以自安因相與上章言劉氏當立於是莊宗遂立劉氏爲后劉氏旣立黷貨蠹政殘賊忠良天下遂大亂莊宗以弑崩李氏之子孫殲焉嗚呼革不足言矣崇韜佐命大臣忠勞爲一時冠其請立劉氏非有他心也不過謂天子所寵昵而自結焉將賴其助以少安而已然唐之亡實由劉氏是亡唐者崇韜也後唐之先皆有勲勞于帝室晉王克用百戰以建王業莊宗因之遂有天下同光之初海內震動機可指麾而定矣而崇韜顧區區之私引劉氏以覆其社稷而滅其後嗣宗廟之靈其肯赦之乎崇

韜卒以盡忠赤其族革亦無罪誅死豈非天哉昔唐高宗欲立武昭儀爲后大臣褚遂良等力爭以爲不可者皆得禍獨李勣勸成之窮極富貴而死自謂得計矣及武氏得志唐高祖太宗之子孫誅戮幾盡而勣雖已死亦卒以孫敬業故發墓剖棺夷其宗族遂良等雖得禍不至此也天理之不可逃如此雖然豈獨天理哉彼勣與崇韜皆武夫烈士勇於報德乃以此心揣婦人以爲自安之奇策安知婦人之性陰懷忍毒果於背德方其得志自肆若豺虎然豈復思得立之所自哉然則二人之禍雖微天理固有不可逃者矣悲夫

書安濟法後

當安濟坊法行時州縣醫工之良者憚於入坊越州有庸醫曰林彪其技不售乃冒法代它醫造安濟今日傳容平當來則林彪也明日丁資當來又林彪也又明日僧靈當來亦林彪也其治疾亦時效遂以起家然里巷卒不肯用比安濟法罷林彪已爲溫飽家矣年八十餘乃終開禧乙丑四月七日務觀書

書空青集後

建中靖國元年景靈西宮成詔丞相曾公銘于碑以詔萬世碑成天下傳誦爲宋大典且歎曾公耆老白首而筆力不少衰如此建炎後仇家盡斥曾公文章始行於世而獨無此文或謂中更喪亂不復傳矣淳熙七年某得曾公子寶文公遺文於臨川然後知其寶文公代作蓋上距建中八十年矣嗚呼文章鉅麗闕偉至此使得用於世代王言頌成功施之朝廷薦之郊廟孰能先之而終寶文公之世士大夫莫知也汪翰林平生故人及銘其墓惟曰始爲家賢子弟中爲時勝流晚爲能吏是豈足以言公哉家世固以文章名天下又自少時所交皆諸父客天下偉人出入試用亦數十年朋舊滿朝然世猶不盡知之如此况山林之士老於布衣所交不出閭巷其埋沒不耀抱材器以

死者可勝數哉可勝歎哉九月十九日山陰陸某書

書浮屠事

浮屠師宗杲宛陵人法一汴人相與爲友資皆豪傑負氣好遊出入市里自若已乃折節同師蜀僧克勤相與磨礮浸灌至忘寢食遇中原亂同舟下汴杲數視其笠一怪之伺杲起去亟視笠中杲有一金釵取投水中杲還失金色頗動一叱之曰吾期汝了生死乃爲一金動耶吾已投之水矣杲起整衣作禮曰兄真宗杲師也交益密於虜世多詆浮屠者然今之士有如一之能規其友者乎藉有之有如杲之能受者乎公鄉貴人謀退於客客之賢者不敢對其不肖者則勸之進公卿亦以適中其意而喜謀於子弟亦然一旦得旣其客其子弟則曰使吾公早退可不至是而公卿亦歎曰向有一人勸吾退豈至是哉然亦晚矣

書渭橋事

中大夫賈若思宣和中知京兆櫟陽縣夏夜以事行三十里至渭橋夜漏欲盡忽見二三百人馳道上衣幘鮮華最後車騎旌旄傳呼甚盛若思遽下馬避於道傍民家且使從吏詢則曰使者來按視都城基漢唐故城王氣已盡當求生地此十里內已得之而水泉不壯今又舍之矣語畢馳去如飛時方承平若思大駭明日還縣亟使人訪諸府

則初無是事也若思河朔人自櫟陽從蔡靖辟為燕山安撫司管勾機宜文字靖康中自燕遜歸入尚書省為司封郎而卒陸某曰河渭之間與區沃野周秦漢唐之遺迹隱轉故在自唐昭宗東遷廢不都者三百年矣山川之氣鬱而不發 藝祖 高宗皆嘗慨然有意焉而群臣莫克奉承予得此事於若思之孫逸祖豈關中將復為帝宅乎虜暴中原積六七十年腥聞于天王師一出中原豪傑必將響應決策入關定萬世之業茲其時矣予老病垂死懼不獲見故私識若思事以示同志安知士無脫輓轅以進說者乎

書包明事

包明者不知其鄉里少為兵事湯岐公自樞密至左相明常在府紹興末岐公以御史論罷故例一府之人皆罷明拜執政則往事焉久之御史中丞汪公澈拜參知政事一府皆往汪公蓋前日劾岐公者也於是明獨不肯往曰是常論擊吾公者持何面目事之雖妻子饑寒不之顧未幾以病死方岐公貴時所薦達士大夫多矣至其失勢不及遂以媚權門者幾人且岐公平日待明非有異於眾人也汪公之拜一府俱往非獨明也明而往事汪公非有負也泥塗賤隸又非清諫所及而其自信毅然不移如此蓋有

古烈士之風矣書其始末使讀者有感焉

書神僊近事

昔道士侯道華喜讀書或問其意答曰天上無凡俗神僊後果騰舉而去呂洞賓陳搏賀元施肩吾皆本書生近歲有譙定雍孝聞尹天民亦皆以儒士得道定今百二十餘歲故在青城山中采藥道人有見之者讀易尙不輟也孝聞或自稱木先生往來沔鄂間天民客青城儲福宮一日大罵所與往來道士卽閉門睡道士明日相率謝之而門不啓壞壁視之危坐死矣方相與驚歎俄失所在此三人者皆顯人故其事傳閭巷山澤之士名迹溷溷不爲人

知者又可悉數哉予從子慧綽爲浮屠爲予言豫章西山香城寺之傍有野人身披綠毛每雨霽多坐石上暴日見人輒避去追之不可及有識者曰此馬祖弟子亮座主者乃知長生久視之道人人可以得之初不必老氏之徒也因書置座右以自勵云

書屠覺筆

建炎紹興之間有筆工屠希者暴得名是時大駕在宋都在廣陵又南渡幸會稽錢唐希常從駕自天子公卿卿朝士四方士大夫皆貴希筆一筒至千錢下此不可得是侍讀以道作詩稱譽之有吳先生師中字茂先得其筆以一

與先少師希之技誠絕人入手卽熟作萬字不少敗莫有
及者後七十餘年予得其孫屠覺筆財價百錢入手亦熟
可喜然不二百字敗矣或謂覺利於易敗而速售是不然
價旣日削矣易敗則人競趨它工覺固不爲書者計獨不
自爲計乎乃書希事庶覺或見之

書二公事

鄭介夫名俠以剛直名天下晚居易福清自號一拂居士
布衣糲食而雜植華木於舍傍觴詠自適客至必與飲多
不過五爵蔬果之外一肉而已遇貧士過者亦薄贖之止
於千錢飲具皆白鐵或遺以銀杯辭不取好強客奕棊日

辭不能者則留使旁觀而自以左右手對局左白右黑精
思如真敵白勝則左手斟酒右手引滿黑勝反是如是幾
二十年如一日謝昌國名諤嘗聞道於願正郭先生居臨
江名其廬曰艮齋晨興烹豆腐菜羹一釜偶有肉則縷切
投其中客至亦不問何人輒共食有貧士及醫卜之類飯
已輒語之曰吾無錢子君豈欲詩乎取幅紙作絕句贈之
以爲常二公皆予所鄉慕也予貧甚欲學介夫辦五杯千
錢亦復未易又不解奕棊或可力貧學昌國且書之座右
當徐圖之紹熙之元十二月八日九曲老樵書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五

歐南文集卷之二十五

宿命圖之靈照之元十二月八日大曲法詠言

廷亦斯未易又不願委棄短世大會學昌固且書之慈不

以高第二公習子伯德泉也于食得慈學令夫擬正亦十

日壽語六日吾無幾于試豈必為平項壽語外路白觀之

及其甲各在平小間仰人神共食也士以得士之賦

五各異靈日月壽氣與意也其多一全與亦尚壽壽

二十神政一且壽壽也心壽壽聞壽壽壽壽壽壽壽壽

思吸其端口神眼六平壽壽也平壽壽壽壽壽壽壽壽

願不請亦神眼也神眼也神眼也神眼也神眼也神眼也

